

#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7/259  
1 Decem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54

##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于其1981年12月9日第36/96C号决议内请秘书长在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继续按照大会第35/144C号决议进行调查，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大会于其35/144C号决议内，除了别的以外，决定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以证实同这些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有关的真相，并估计使用此种武器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大会并请秘书长在合格的医学和技术专家协助下进行这项调查。

2. 秘书长遵照大会第36/96C号决议的规定，请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继续其工作。专家小组主席以一封日期为1982年11月26日的信将其报告递交秘书长，秘书长谨将该报告提交大会。

附 件

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  
专家小组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次</u>
秘书长的前言 .....		3
送文函 .....		4
一、 导言 .....	1 - 10	7
二、 工作的安排和议事进程 .....	11 - 29	8
三、 关于指控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资料来源 .....	30 - 34	13
四、 对书面来文的评价 .....	35 - 87	17
五、 现场收集和检证证据 .....	88 - 157	31
A. 访问巴基斯坦 .....	88 - 100	31
B. 1982年访问泰国 .....	101 - 115	34
C. 对在巴基斯坦进行的访问的一般评价 .....	116 - 140	38
D. 对在泰国进行的访问的一般评价 .....	141 - 157	43
六、 现场访问所获得的样品 .....	158 - 184	49
七、 结论 .....	185 - 197	57

附 件

一、 专家小组的函件 .....	61
A. 与民主柬埔寨的通信 .....	61
B. 以专家小组的名义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82年3月22日 的来文给该国政府的信及所附问题单 .....	64

目录(续)

	<u>页次</u>
二、1981年专家小组访问泰国时取得的样品 .....	67
三、专家小组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取得的样品 .....	75
四、1982年专家小组访问泰国时取得的样品 .....	81
五、专家组访问巴基斯坦期间进行的各次访问中的发言摘要 .....	85
六、1982年专家小组在泰国进行面谈时的发言摘要 .....	103

## 秘书长的前言

1. 大会于其1980年12月12日第35/144C号决议内决定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以证实同这些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有关的真相，并估计使用此种武器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大会又请秘书长考虑到据报曾有化学武器在其领土上使用的国家所提出的提案，在合格的医学和技术专家协助下进行这项调查，这些专家将：(a) 向一切有关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必要来源征求有关的情报；(b) 在为调查目的有关的范围内收集和检验证据，包括在有关国家的同意下前往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

2. 遵照第35/144C号决议任命的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合格专家小组的报告作为A/36/613号文件的附件提交大会，并经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予以审议。大会于其第36/96C号决议内注意到了该报告，并注意到专家小组报告的结论指出，小组尚未完成大会第35/144C号决议第5段所要求的调查，因此请秘书长在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继续按照大会第35/144C号决议进行调查，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因此，专家小组今年仍继续其工作。小组于二月至十一月间举行了三届会议，并访问了巴基斯坦和泰国以从事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

4. 以个人身份参加工作的专家们已将其第二次报告提交秘书长。该报告特此根据第36/96C号决议第2段的规定提请大会审议。

5. 秘书长想要对专家小组编制其一致报告所作出的努力，致以诚挚的谢意。应当注意的是，报告内的意见和结论纯属专家们的意见和结论。秘书长想要指出，由于报告内讨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因此他无法对专家们所已完成的工作的一切方面下一判断。

送文函

1982年11月26日

阁下：

谨随函附上阁下根据大会1980年12月12日第35/144C号决议第5段和大会1981年12月9日第36/96C号决议而任命的“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报道的专家小组”的报告。

阁下任命的各位专家如下：

埃及开罗

埃及武器部队

科学研究处处长

埃斯马特·埃兹少将，哲学博士

肯尼亚蒙巴萨

海岸省总医院

卫生部主任外科医师兼矫形外科会诊医师

爱德华·安贝瓦医师

菲律宾大马尼拉市

奎松市阿吉纳尔多军营

国防部军医副总监

乌戈·哈维尔上校

(自第五届会议开始)

秘鲁利马

秘鲁大学

亚历山大·冯·洪堡热带病研究所教授

温贝托·格拉博士  
(迄第五届会议为止)

本报告是于1982年2月至11月期间编写的，在此期间，小组曾举行了三届会议：2月4日至2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四届会议，7月21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五届会议，并于10月13日至11月12日在日内瓦和纽约举行了第六届会议<sup>1</sup>。在第四届和第六届会议期间，小组分别于2月9日至20日和10月13日至11月10日前往泰国和巴基斯坦访问，以便就地收搜和检验证据。

专家小组成员对联合国秘书处成员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他们特别要感谢担任小组秘书的裁军中心的高等政治事务干事索赫拉布·凯拉迪先生；裁军中心政治事务干事鲍伊科·塔拉巴诺夫先生以及担任秘书处顾问的瑞典乌默奥国防研究所所长约翰·桑德森博士。

专家小组各成员也要向各个有关政府和一切有助于对小组的工作作出贡献的其他人士致谢，特别要感谢巴基斯坦和泰国政府——它们在专家小组访问该两国期间曾充分协助专家小组并与小组合作——，以及对专国小组所获得的样品进行必要化学化验的各个实验室，也要致以特别的谢意。

今经专家之请，谨以主席身份提出小组一致核可的报告。

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  
主席：埃斯马特·埃兹（签字）

此致

纽约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 一、 导言

1. 大会1980年12月12日第35/144C号决议促请《1925年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sup>2</sup>的所有缔约国重申决心，严格遵守其在议定书下的一切义务，呼吁所有尚未加入的国家加入该议定书，以及吁请所有国家遵守议定书的原则和宗旨。而且大会决定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以证实同这些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有关的真相，并估计使用此种武器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并请秘书长考虑到据报曾有化学武器在其领土上使用的国家所提出的提案，在合格的医学和技术专家协助下进行这项调查，这些专家将：(a) 向一切有关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必要来源征求有关的情报；(b) 在与调查目的有关的范围内收集和检验证据，包括在有关国家的同意下前往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最后大会请曾有化学武器在其领土上使用的各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一切有关情报，促请所有国家协助这项调查，并且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关于这些报道的任何有关情报，并请秘书长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根据该项决议，秘书长于1981年1月26日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送交一份普通照会，请各国政府提出可能认为适当的任何情报，对于这项要求提出答复的有二十四个国家政府。自从1981年12月9日大会第36/96C号决议通过以后，除了上述的复文以外，又收到其他国家政府的复文，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1982年2月24日、3月22日、5月20日和10月7日的复文，以及加拿大政府的1982年6月23日、8月25日和9月7日的复文。

3. 大会于其1981年12月9日第36/96C号决议内回顾了第35/144C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36/613)，注意到专家小组尚未完成大会第35/144C号决议第5段所要求的调查；又注意到专家小组认为迅速就地调查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实属重要，并需要制订适当程序以便公正地收集和分析任何此种调查过程中可能获得的样品。大会请秘书长在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

组的协助下，继续按照大会第35/144C号决议进行调查，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4. 根据大会第36/96C号决议的规定，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于其1982年2月至11月举行的三届会议上继续进行调查工作。小组的工作安排和议事进程摘述于本报告第二节。

5. 第三节叙述调查所依据的资料来源。

6. 第四节载列各方书面来文的评价。

7. 小组曾前往巴基斯坦和泰国进行访问，以便从受害者和（或）目击者收集和检验关于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关于这些访问的详细情节以及现场采访的评价，载于报告第五节。

8. 第六节讨论调查过程中所获得的实物样品、制订分析此种品的程序和实施问题，以及最后关于分析的结果。

9. 小组所达成的结论则载于报告第七节。

10. 报告内还载有下列附件：一、以专家小组名义发出的公文；二、专家小组于1981年访问泰国期间所获得的样品；三、专家小组于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所获得的样品；四、专家小组于1982年访问泰国期间所获得的样品；五、专家小组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进行采访所作发言的摘要；六、专家小组于1982年访问泰国期间进行采访所作发言的摘要。

## 二. 工作的安排和议事进程

11.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5/144C号决议的规定，设立了“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又大会于其第36/96C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的专家小组”的协助下，继续按照第35/144C号决议进行调查，因此，专家小组于1982年2月4日至2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四届会议。

专家小组于2月8日至22日前往巴基斯坦访问，以便根据大会第35/144C号决议第5(b)分段的规定进行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

12. 专家小组在这届会议初期审查了秘书长提出其报告以后的事态发展。

13. 专家小组也获悉小组主席同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司进行协商的情况，协商的主题是如何对泰国所获得的样品以及同其他专家一起在霉毒素领域所获得的样品进行分析的问题。

14. 此外，专家小组审议了小组于1981年访问泰国期间所获得的样品的分析问题，以及小组即将前往巴基斯坦访问所可能获得的样品的分析问题。小组在经过了长期仔细的考虑以后，制订了它所认为适当的、对可能含有化学战剂的各种样品进行分析的程序。此项程序将于第六节内讨论。

15. 原先已经决定：凡是从泰国获得的样品应当加以密集地分析，包括由一个受国际组织监督的实验室来搜索一切已知的化学战剂和单端孢菌素。但是，经过了频繁协商以后发现这个有关的国际组织并不拥有进行上述任务的必要设备，而样品数量的庞大，也无法进行密集的分析。因此，就获自泰国的样品而言，对单端孢菌素的分析已给予最高优先地位，并且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以后，选定了一系列专门从事霉毒素分析的实验室来进行分析的工作。

16. 在第四届会议的末期，专家小组遴选了好几家实验室，以便同它们接洽关于分析现场访问巴基斯坦所获得的样品的工作。

17. 专家小组第五届会议于1982年7月21日至30日在日内瓦举行。专家小组在会议期间审议了访问巴基斯坦所获得的样品的化学分析结果。关于此项结果的报告载于第六节内。由于第五届会议期间尚无法获得全部有关泰国样品的分析结果，因此专家小组决定延至下一届会议再来审议这些结果。

18. 1982年期间收到的各会员国的新复文（参见下文第32段）已由专家

小组于这届会议上予以深入的审查和评价。小组的评价载于本报告第四节。专家小组认为有必要就民主柬埔寨所提出的 A/37/72、A/37/152-S/14915 和 A/37/202-S/14986 号文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 A/37/157 号文件内所载某些指控遭受化学战剂袭击的报道，寻求澄清和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因此，经小组的请求，已经拟订了信函和附列的问题单分别送交民主柬埔寨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信函和问题单的内容，详见附件一）。

19. 按照大会第 35/144C 号决议第 5 (b) 分段关于收集和检验证据，包括在有关国家的同意下前往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的规定，专家小组在 1981 年期间审议了前往控诉曾有化学武器在其领土上使用的国家以及据报其境内的难民营曾遭受化学武器袭击并有受害者存在的国家访问的问题。在这方面，也考虑了前往访问民主柬埔寨的可能性。但是，在就现场访问民主柬埔寨所涉及的安全和后勤各方面的问题进行周密的讨论以后，决定在尚未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以前，暂不对此事项作出决定。在召开专家小组第五届会议以前，曾收到民主柬埔寨一封 1982 年 6 月 16 日的信，内中邀请专家小组于“1982 年 10 月开始的下一个旱季”前往民主柬埔寨访问，“以便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20. 在这方面专家小组曾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在这过程中曾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专家小组在可能现场访问柬埔寨期间由民主柬埔寨方面提供充分安全保证以及关于获得必要后勤支援的需要的问题。此外，专家小组也着重指出，一旦遇有遭受化学武器袭击的指控以后，在最短的期间内到达现场的重要性。在计及了上述的种种考虑以及一系列其他事项以后，专家小组草拟了一封以小组名义给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在这方面，小组授权其主席确保专家小组给民主柬埔寨的信中所载各项问题均已获得适当的答复，然后再就专家小组前往民主柬埔寨的可能访问，作出最后的决定。

21. 专家小组决定同泰国政府接洽，请它合作，让专家小组重新访问该国，以便就新近收到的书面来文中所载情报进行调查，并就专家小组上次访问泰国以后据

报遭受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的新证据，进行收集和检验。在这方面，经小组的请求，专家小组草拟了一封信，递交泰国驻纽约的常驻代表团。

22. 专家小组的第六届会议于1982年10月23日至11月22日举行。这届会议是在日内瓦举行的，在这届会议期间，专家小组于10月25日至11月10日前往泰国访问，以便根据大会第35/144C号决议第5(b)分段的规定进行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的工作。专家小组前往泰国访问的动机是因为新的来文所载有的情报，并且还有可能性从专家小组1981年访问泰国以来据报遭受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方面收集和检验证据，同时也因为泰国政府根据大会第35/144C号决议第5(b)分段的规定，接受专家小组前往印度支那难民营访问。

23. 在停留泰国期间，专家小组曾谋求解决前往民主柬埔寨从事现场访问的问题。但是，尽管竭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无法为1982年8月27日以专家小组名义发出的信函及其所附问题单（见附件一）内所载各项特定问题取得充分答复，因此专家小组不得不认为，在目前阶段，势将无法进一步建设性地谋求此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24. 专家小组于其第六届会议期间审议了专家小组1981年现场访问泰国时所获得的样品的分析结果，因为这些分析结果在第五届会议期间尚未完成。关于这些结果的报告载于第二节。小组也详尽地审查和评价了上一届会议以来各会员国提出的新来文。

25. 此外，就原先拟议的分析样品的程序而言，专家小组考虑到时间上的限制，因此决定采取另一种分析专家小组1982年现场访问泰国时所获得的样品的程序，并将样品按照所采取的新程序予以分析。

26. 专家小组回到纽约后，即行审议样品的分析结果。关于这些结果的报告载于第六节。

27. 根据1982年10月7日美国来文内的一项建议，专家小组也同美国的

分析员和其他技术专家会晤，对美国来文中所叙述的某些要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

28. 此外，专家小组也同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会晤，以便讨论1982年11月9日他写给秘书长的信。

29. 最后，专家小组审议并最后确定了它的报告，该报告于1982年11月26日被通过，以便提交秘书长。

### 三、关于指控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资料来源

30. 同上一一年一样，专家小组在讨论其任务规定的过程中，审议了其调查据以进行的文献内所载各项参数。

31. 就即将予以处理的文献而言，专家小组重申了它在秘书长提交大会的报告（A/36/613）第27段内所持的立场，该报告除了别的以外声称：小组决定为了实事求是起见，认为必须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各国政府按照第35/144C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和第7段规定提交秘书长的复文，在该决议中，大会请曾有化学武器在其领土上使用的各国政府向秘书长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一切有关情报并促请所有国家协助这项调查，并且提供它们可能拥有的关于这些报道的任何有关情报。

32. 除了上次报告内所刊载的各项文件以外，专家小组认为有必要计及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和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各项有关文献和正式记录，以及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的有关此一议题的各项文件。专家小组审议了下列各项文件：

(a)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文件：

(一) 秘书长的报告（A/37/613）；

(二) 1981年11月24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6/721-S/14770）；

(三) 1981年12月3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36/769）；

(四) 1981年12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C.1/36/16）；

(b)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正式讨论记录。

(c) 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有关文献和正式讨论记录。

(d)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文件:

- (一) 1982年1月19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72);
- (二) 1982年2月24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37/102);
- (三) 1982年3月19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152-S/14915);
- (四) 1982年3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37/157);
- (五) 1982年4月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173);
- (六) 1982年4月14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A/37/180);
- (七) 1982年4月19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202-S/14986);
- (八) 1982年4月27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210);
- (九) 1982年4月28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212);
- (十) 1982年4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219);
- (十一) 1982年5月2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A/37/233);
- (十二) 1982年5月20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A/37/234和 Corr. 1);

- (㉓) 1982年6月22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37/333-S/15278);
- (㉔) 1982年6月23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7/308);
- (㉕) 1982年8月5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37/376);
- (㉖) 1982年8月6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37/377);
- (㉗) 1982年6月25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S-12/AC.1/57);
- (e)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正式讨论记录。
- (f) 会议室文件:
  - (一) 会议室文件第1号/Add. 11: 1982年8月25日和9月7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信, 其中分别转递了题为《对东南亚指控的化学战剂和细菌战剂进行传染病学调查的结果》和《化学战剂在东南亚的可能使用》的报告;
  - (二) 会议室文件第1号/Add. 12: 1982年10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包括附件A至D;
  - (三) 会议室文件第1号/Add. 13: 1982年11月15日提出的、对1982年10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E;
- (g) 关于厄立特里亚地区和东南亚的非正式来文。
- (h) 1982年6月3日内华达沙漠研究所大气科学中心的信。
- (i) 1982年9月2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信。

33. 专家小组认识到它在履行其任务时，可以利用大会第 35/144<sup>C</sup> 号决议第 5(a) 分段内所规定的其他必要情报来源，包括大会过去历年的文件。

34. 专家小组在详尽地研究了各项有关文献以后发现，载有控诉在最近战争和军事行动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各项声明涉及世界上一系列的地区，但是大多数根据秘书长普通照会而提出的复文中所载指控，都未能加以追究。

#### 四. 对书面来文的评价

35. 在就秘书长报告(A/36/613)提交大会以后收到的各方来文进行评价时, 专家小组审议了上文第32段内所载各项有关文件和正式记录。虽然对书面来文的评价包括其中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的一切方面, 但下列各段内的意见则主要集中于专家小组在某种程度上同来文内所提出结论持有异议的某些领域。只有在少数具有特别意义的场合下才指出专家小组完全同意书面来文中所表示的意见。

36. 专家小组注意到了1981年11月24日(A/36/721-S/14770)、1982年1月19日(A/37/72)、1982年3月19日(A/37/152-S/14915)和1982年4月19日(A/37/202-S/14986)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以及1981年12月3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A/36/769), 内中载有一系列关于使用化学武器和有毒物质的控诉。

37. 这些来文中载列一系列有关在战斗过程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诉, 例如发射毒气弹和飞机洒射有毒化学物质等。专家小组认为, 对于这些控诉还需要进一步的资料和澄清, 因此应专家小组的请求, 拟订了一封信和一份问题单提交给民主柬埔寨政府(见附件一)。

38. 专家小组研究了1982年2月24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37/102), 其中汇报了指控遭受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人血液样品的分析结果。该普通照会除了别的以外声称:

“虽然还在两个受害者的血液中初步确定有 $\text{HT}_2$ 存在, 但是从科学上来讲, 还不能作为他们曾遭受单端孢菌素毒害的确证, 因为所检验到的此种化合物的数量极微, 不能作百分之百确定的鉴定和定量, 而且导致白血球减少的原因除了中毒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医学原因。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 白血球数量最

低的那个人显示了血液中含初步鉴定为  $\text{HT}_2$  的化合物的数量最高，而且据说也是受毒最深的人。那个人暴露在含有单端孢菌素的水中超过了30分钟，而且是唯一跌落水中并吞咽了污水的人。这两项独立的分析的结果，连同受害者所描述的症状同遭受单端孢菌素毒害者的症状完全吻合的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个十分有力的次要证据，说明单端孢菌素作为一种化学武器又在东南亚另一次化学攻击中使用上了。”

专家小组认为，此项声明似乎是对普通照会内所汇报的分析结果的正确评价。

39. 专家小组也审议了1982年3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37/157)。美国普通照会载有指控在东南亚和阿富汗使用化学武器的有关数据的汇编，其中某些数据已载于美国较早提出的书面来文之中。美国普通照会除了别的以外声称：

“本报告所依据的证据具有若干种类，包括：亲自目击、经历和遭受化学武器袭击的人士的证词；医师、难民工作人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曾有机会询问大量亲身经历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的人士的证词；亲自参加化学战争的人士的证词，以及有机会观察化学战争参与者从事化学战争的人士的证词；根据曾经进行化学袭击的现场所获得实物样品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作出的科学证据；来自公开资料来源的文献证据；得自“国家技术手段”的情报资料。”(A/37/157, 附件)。

40. 就上文第39段所引美国来文中第一类型的证词而言，虽然据称是受害者和(或)目击者的人士可以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但是也不能忽视如下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人的证词可能并不完整，也可能歪曲不实，其理由很多，例如：(a) 口头翻译上的困难；(b) 对事件的记忆不完整，也不精确；(c) 由于缺乏任何类似的以往的经验，因此就难于精确地形容事件的发生经过；(d) 可能有些被询问的人急于邀功，故意夸大化学战剂正被使用的说法。若干这些方面已经反映在美国的

来文中，但是专家小组仍然认为，专家小组无法对据称是受害者或目击者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证词作一确定的评价。

41. 关于上文第39段所载的第二类型的证词，专家小组认为就道听途说的证据而言，其中总是有歪曲失实的危险。唯一的例外是医师和其他医疗工作人员的证词，因为他们确实有机会对指控发生不久的化学武器袭击受害者进行体格检查。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来文之中并没有指明任何一位曾经进行此种早期体格检查的医师。

42. 就第三类型的证词而言，专家小组认为背叛者证词的真实性是难于评价的。这些人士为了夸张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往往声称他们拥有十分重要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又往往是询问者难于证实的；或者这些人纯粹为了讨好询问者而说些他们认为询问者喜欢听的话。另一方面，背叛者有时具有独特的可能性来提供有关某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予以揭露的事件的精确情报。但是，由于无法对此种情报来源进行第一手的询问，专家小组不能对他们的证词作出任何判断。

43. 专家小组认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这些调查工作中，科学证据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只要样品的来源能够予以证实，而且样品的完整性能够在处理和分析过程中予以保障。完整的化学武器弹药或者已经使用的弹药残余，均可构成高度可信的证据，同样地，在袭击现场收集到的、含有专门用来作为化学战剂而不是天然存在的化合物的样品，也是高度可信的证据。但是，美利坚合众国来文(A/35/157, 附件)内的科学证据主要是发现一些剧毒化合物，而这种类型的剧毒化合物的天然来源，非常可能无法从来源不明的样品互相区别开来。

44. 来自公开资料来源的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取决于其所依据的原始证据的可靠性。这些原始证据通常是上文第39段所指的首三种类型中任何一种的证词或同一段内所指的科学证据。

45. 就基于“国家技术手段”所获得情报资料的证据而言，专家小组不得不要指出，这些证据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在提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这些证据的来源，或使用何种手段取得，因此对于情报资料的是否合理或可靠，无法作出任何的评价。

46. 专家小组注意到，秘书长上一次报告(A/36/613)第68-71段和第73段内所提出来的几点问题，已经在美利坚合众国来文附件D和E内加以讨论和阐明。但是，尽管美国来文中所提出的材料，专家小组仍然认为，样品内所发现的单端孢菌素是属于天然来源的可能性，还是不能完全加以排除。

47. 美利坚合众国来文中少数指名道姓的确实情报来源是一名荷兰籍新闻记者，他不仅指称把阿富汗境内的化学战袭击的一部分摄制成电影，并且还因为身上沾污了化学战剂而发生某些症状(参见A/37/157,附件)。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澄清和获得更多的情报，专家小组获悉新闻记者身上的症状已经消退。此外，就其所摄制的电影而言，专家小组认为其中并未提出任何有关的情报。因此，专家小组认为这位新闻记者对于调查工作并没有什么帮助之处。

48. 来文(A/37/157)中指控在1981年3月和5月期间泰国境内的军队和平民曾遭受化学战剂的袭击。但是专家小组注意到1981年10月9日泰国政府关于专家小组前往泰国访问的信中说，化学武器并未在泰国境内使用。

49. 专家小组在审查了美国来文(A/37/157)之后认为，来文内所提出的一系列要点需要加以进一步的澄清。因此，专家小组拟制了一封信和附列的问题单，提交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对这封信和问题单的答复，后来以1982年10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件普通照会送达联合国(在会议室文件1/Add. 12第76-80段内讨论)。

50. 专家小组研究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4月27日(A/37/210)和1982年4月28日(A/37/212)给秘书长的两封信，第二封信内载有关于柬埔寨马德望省遭受化学武器袭击的控诉；专家小组认为，就这

些控诉而言，尚需要进一步的澄清和更多的情报。但是，专家小组也注意到了1981年8月31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对1981年1月26日秘书长根据大会第A/35/144C号决议而送交各国政府的普通照会的复文，复文内的主要部分除其他事项外声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虽然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与安全的国家一起继续其朝向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条约的努力，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重申其坚定不移地反对第35/144C号决议并坚决拒绝该决议内所设想的所谓‘专家小组’。”

51. 专家小组注意到了1982年5月2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37/233)，其中转递了一件苏联科学院、苏联卫生部和苏联其他有关机构的专家就目前已在美国散发的美国国务院致美国国会题为“东南亚和阿富汗的化学战”的报告所编写的评判。专家小组认为，评判内所载某些反对意见和解释是可能接受的，但对某些其他意见则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52. 专家小组同意苏联评判内的意见，认为芥子气中毒的主要征象是皮肤、眼睛和呼吸道的病伤，而这些病伤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愈合，因此芥子气的使用可以从体证来加以证实。专家小组在访问泰国期间没有遇到任何表明典型病征的病例。

53. 专家小组也同意评判所提出的意见，认为镰孢霉属的真菌天然存在于东南亚，而这些真菌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生产单端孢菌素类型的毒素。但是，专家小组认为，由此不能达成美利坚合众国来文(A/37/157)内所报道的高水平单端孢菌素可能是天然来源的结论。

5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来文中载有下列一段：

“叶片不同部分的不平均污染程度只有当污染是自然发生时才能产生，因为真菌密度在叶面上是不均匀地分布的”。(A/37/233, 附件)。

对于这一段，专家小组认为人工喷射微粒气溶胶也可以引起不均匀的污染，例如，有些叶片被其他叶片所复盖，其结果就是如此。

55. 同一来文中又说：

“同美国的 V X 毒素不同，单端孢菌素族的各种霉毒素单单同人类的皮肤相接触，是不可能引起中毒效果的，更不说是致命的中毒”。（A/37/233，附件）。

56. 从现已公布的有关动物实验的科学论文中的数据推断，并假定人类和动物对单端孢菌素的反应并无太大的区别，那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皮肤接触单端孢菌素确实引起中毒现象，如果只从皮肤途径吸入单端孢菌素，那就需要很大的剂量才可引起死亡。

57. 苏联评判（A/37/233，附件）内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分析的样品是从单端孢菌素天然存在的地区收集来的，因为镰孢菌属的孢子可以从越南象草丛生的地区散播到美国样品的收集地区。这种解释如果属实，则需要出现一系列可能性极微的事实。因此，专家小组认为这种解释的理由颇不充分。

58. 专家小组也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1 年 12 月 3 日（A/C. 1/36/16）、1982 年 4 月 7 日（A/37/173）和 1982 年 4 月 30 日（A/37/219）给秘书长的信。这些信及其所附附件内所提出的大多数要点均已于本报告第 51 至 57 段所指《评判》内予以讨论。

59. 专家小组注意到上述三件苏联来文中关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的化学武器正在被用来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和阿富汗的平民进行攻击的控诉。专家小组也注意到阿富汗代表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53 次会议上所作的类似控诉（A/C. 1/36/PV. 53，英文本，第 41 页）。应专家小组的请求，一封日期为 1981 年 8 月 12 日的信送交给阿富汗政府，向它询问有无可能根据大会第 35/144C 号决议的规定让专家小组前往阿富汗进行现场访问。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任何回答。

60. 专家小组研究了1982年5月20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A/37/234和Corr. 1), 内中载有根据进一步分析了据称遭受化学武器攻击24小时以后从受害者身上收集到的血液和尿液样品的结果的情报。专家小组认为, 血液和尿液样品内含有T-2和HT-2毒素的现象, 同以往遭受单端孢菌素类型霉毒素中毒的受害者情况相符, 但是从分析结果无法确定此种中毒究竟是由于遭受化学武器攻击, 还是由于天然原因。虽然样品是据称遭受攻击24小时以内取得的, 但这也不能排除遭受单端孢菌素污染是在较早时间发生的事实。此外, 普通照会内指出, 在遭受攻击两个星期以后, 血液样品中仍然测得T-2毒素。专家小组注意到, 年龄和背景相似的对照人士的血液样品, 经过分析后发现完全没有单端孢菌霉毒素的痕迹, 因此认为, 上述结果已经使得单端孢菌素中毒的可能性极为微弱, 但是也不能完全加以排除。

61. 专家小组审查了1982年6月21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信(A/37/308), 连同其中所附的关于在东南亚可能使用化学战争物剂的研究报告。它注意到加拿大调查人员在数据收集方面也经历了专家小组在现场访问泰国和巴基斯坦时所经历的同样棘手问题。

62. 专家小组同意加拿大来文的结论: 许多所叙述的症状较为接近葡萄穗霉中毒症的症状——这是一种由巨环单端孢菌素类, 例如 Satratoxins, roridin 和 verrucarin 引起的霉毒素中毒症——而同 vomitoxin 类型或 T-2 和 diacetoxyscirpenol 类型的单端孢菌素所引起的症状大不相同(参见A/37/308, 附件二, 附录三)。但是中毒症状通常都很模糊不清, 也不明确, 因此, 无法达成确切的结论。此外, 葡萄穗霉中毒症和单端孢霉毒素中毒症不仅在致病霉毒素的种类不同, 并且在霉毒素进入体内的途径也不同。单端孢菌素中毒症通常是由于吞食污染的食物所引起, 但是葡萄穗霉中毒症则是由吸入毒素或由于皮肤接触毒素而引起。

63. 专家小组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加拿大来文(A/37/308)内关于程序的建议, 其中主要涉及调查有关使用霉毒素作为化学战剂的控诉的程序。

64. 加拿大来文中关于泰国境内自然发生的霉毒素中毒症的叙述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优异简要的总结。 其结论称：

“因此，本报告的结果显示东南亚存在着可能产生单端孢菌素的物质，但是该地区没有自然发生过因这种菌素中毒的病例，自然环境中也没有任何可测数量的霉毒素”。（A/37/308，附件二，附录四）。

专家小组认为，对泰国及其邻国来说，这个结论也许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单单以现有的数据作为基础，上述结论就不能推广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65. 小组注意到1982年6月25日(A/S-12/AC.1/57)、1982年8月5日(A/37/376)和1982年8月6日(A/37/377)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这些信特别提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关于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罪恶地使用有毒化学剂的备忘录”。见A/37/377,附件)。1982年6月25日的信概述了该备忘录其中

“……指出,美国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中,不论是炸弹或是各种武器,美国都有系统地大量使用有毒化学物剂和毒气。单在南越就喷洒了100,000吨以上,几乎遍及所有各省。喷洒的耕地约有13,000平方公里,森林地区约有25,000平方公里:各占总面积的43%和44%。许多地方还不止喷洒一次,破坏了70%的耶林、60%的橡胶园、110,000顷沿岸防风林、150,000顷美洲红树和足以供养几百万人食用的粮食。在受到这种落叶剂的感染的两百万越南人中,目前已有3,500人死亡的正式记录”。(A/S-12/AC.1/57,附件)

此外,该信中说,除了别的以外,

“1966年,当喷洒落叶剂的行动逐渐加强时,人们注意到西贡小儿科医院出生带有缺陷的婴儿人数急剧增加。1969年,西贡报纸有关许多葡萄胎妊娠的喷洒落叶剂地区的健康农妇生产畸形婴儿的报导使大众大为震惊。”(同上)

“长期大量使用落叶剂,除造成永久性眼部伤害外,还可导致不得不靠祖土为生的人的染色体发生异变,这是异变会造成子孙后代产生先天性畸形,这方面的重要性尚待确定”。(同上)

66. 但在审查上述文件时,小组还注意到1981年4月18日越南政府对1981年1月26日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答复,其中特别指出: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连同许多其他代表团驳斥了这项邪恶的政治诡计，并投票反对第35/144 C号决议。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其他国家合作，正在作出重大努力，以正确判断和逐渐克服美国使用化学武器对越南人民和环境所造成的后果。但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不参与具有恶意的第35/144 C号决议范围内的任何活动。”

67. 在此种情况下，小组觉得它无法对有关在越南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进行任何调查。

68. 小组研究了1982年8月25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信以及随函附上的题为“对东南亚据称发生的化学战/生物战的事件进行流行病学研究”的报告 (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1)。该报告讨论了六个事件：**Toul Chrey** (1982年2月13日)、**Pailin** (1982年3月8日)、**Ban Sa Tong** (1982年2月19日)、**Ban Sub Tha Mau** (1982年2月19日)、“苗族事件”(1981年11月25日)和 **Ban Kang Lord** (1982年3月3日)。

69. 关于 **Toul Chrey** 事件，小组同意报告中提出的看法，即唯一符合 **Toul Chrey** 受伤者所呈现的症状(如报告中所描述的症状)的一类化学剂是机能丧失剂。可以排除其他所有各类化学剂，包括真菌毒素在内，除非真菌毒素的混合体会产生与机能丧失剂相同的症状。

70. 关于 **Pailin** 和 **Ban Kang Lord** 事件，小组认为这两次事件中据称的受害者为数太少(分别为三个或两个)，无法进行流行病学评价，因此不能对报告中关于这两个事件的结论作出判断。

71. 1982年小组在访问泰国期间就 **Ban Sa Tong** 和 **Ban Sub Tha Mau** 的事件进行了若干次访问。根据报告中提出的数据，以及小组进行的访问中得

到的资料，它作出结论：在黄色物质出现不久之后两个村庄居民的各种轻微疾病的发病率较平常为高。至于造成这种患病率较高的可能原因，除了接触到“黄色物质”以外，加拿大调查队找不到任何其他所有这些患病者都有的共同因素，小组本身也提不出任何其他的解释。

72. 小组1982年到泰国访问期间没有对“苗族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因为加拿大报告中没有提出据称的受害者的姓名。但是小组遇到了若干名据称受害者和（或）目击者，他们报告的迹象和症状与加拿大报告中所列的症状十分相似。加拿大报告的结论是，除了别的以外：

“这些人所描述的症状与使用毒枝菌素的假设相符，但与研究队所知的任何其他种类化学剂所产生的作用却不相似。

“没有实验室分析的证实的情形下无法明确地证明使用了毒枝菌素。”  
(Conference room papre 1/Add.11)。

小组认为，加拿大研究队报告中的结论是对“苗族事件”一个很好的估计。

73. 小组结论是，加拿大的研究 (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1)。有力地说明了在无法及时到达据称受到攻击的地区的情况下，以流行病学的方法来调查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是很有用的。

74. 小组还研究了1982年9月7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信以及题为“关于在东南亚可能使用化学战剂的报告”的报告(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1), 报告是关于1982年5月5日在 Ban Vinai 对难民进行的访问的。

75. 在访问泰国期间, 小组访问了该报告中提到的四名据称受害者中的三名。小组得到的关于1982年4月3日在 Phu He 附近据称发生的化学攻击的叙述, 除据称伤亡的人数外, 大体上与加拿大报告所载访问结果相符。报告中说:

“目击者声称他们的村庄里大约总共有八十人丧生, 虽然任何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最高数字是十六人死亡。”(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1)  
在小组访问中间, 只有一名目击者说看到一人因攻击而死亡。报告中说看到十六人死亡的目击者说他是指有16只动物死亡。报告中的访问和小组进行的访问之间若干其他较小的出入大概不是可以归因于传译上的困难就是因为两组访问间隔了六个月。

76. 小组审查了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于1982年10月7日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其中附有附件A至D(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2)和1982年11月5日提出的附件E(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3)。报告中建议美国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的专家出席专家小组以便补充报告中的情报。根据这项建议, 小组与美国专家于1982年11月5日会晤, 评价中考虑到这次会晤中提出的材料。

77. 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单端胞菌素分析所用的方法。小组认为, 这些方法足以保证得到正确的定性识别, 定量结果达到令人满意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小组还注意到, 某些情况下回收率很低(低于百分之10)而提出的定量数据并未对此作出调整。

78. 报告中提出了对从一个据称受到化学武器攻击而死亡的人(已死亡31天)身上取下的组织样品的分析结果。小组的结论认为样品中单端胞菌素含量很高是与

曾经接触到大量这种毒素的说法是一致的，样品中还发现有黄曲霉毒素 B 1，因此这种化合物可能由于协合的作用而导致死亡。

79. 小组注意到报告中和上述会议中提到在某些样品中有某些自然界不存在的合成化合物。小组认为，意义特别重大的是在老挝取得的黄粉样品中发现含有聚乙二醇和硫酸十二酯。但小组无法确定样品是否来自据称受到化学攻击的地区。

80. 报告中澄清了应小组要求而传递给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中提出各点问题，对这方面它指出除了别的以外，

“许多曾报告过化学战攻击的阿富汗、老挝和柬埔寨难民现在仍在巴基斯坦和泰国的难民营内，由各国际难民组织负责。美国对他们没有管辖权，在未取得他们许可前美国也不应提供现在仍在难民营内的受害者的姓名。叛离者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之中许多是在他们祖国之外的其他政府的庇护之下或已以新的身份定居。泰国政府，世界前景 (World Vision)、各自愿援助团体，以及联合国各难民组织在泰国派有代表的各老挝流亡组织都曾提出过化学攻击和受害者的报告，联合国专家小组或许可以取得这些报告。” (Conference room paper 1/Add.12)。

根据这项建议，小组试探了取得关于化学攻击的档案的可能性，在 Ban Vinai，小组看到了世界前景代表所保存的档案（见第 142 段）。

81. 小组的结论认为，对于有关在东南亚使用单端胞菌素类的毒枝菌素作为化学战剂的书面报告作出最后评价需取决于七个基本参数：

- (a) 关于据称的化学攻击的叙述的可靠性；
- (b) 毒枝菌素是导致据称的受害者和医疗人员报导的医学征兆和病状的原因的可能性；
- (c) 物理样品的来源；
- (d) 医学样品的来源；

- (e) 样品的处理；
- (f) 分析程序的可靠性；
- ( ) 在那些地区自然出现大量单端胞菌素而可以解释观察到种种医学征兆和症状以及各种分析结果的可能性。

82. 第40段中讨论了关于据称化学攻击的叙述的可靠性。

83. 许多据称受害者和医疗人员报告的医学征兆和症状可以由单端胞菌素中毒来解释，不论它是自然的还是由其他来源产生的。然而，由于大部分报告的症状不精确，模糊不清，因此不能够排除其他的解释。

84. 关于物理样品，小组觉得，虽然小组并不愿意作为优先项目去怀疑收集的样品是否来自报告中所说的地区，它们不得不作出结论认为它无法毫无疑问地确定这些样品是否来自受到化学攻击的地区。同样，小组对于医学样品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85. 关于样品的处理，各书面报告中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因此，小组对于在处理这些样品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任何不当的干预的可能性无法提出意见。

86. 关于分析程序，小组觉得其精确性和准确性足以识别有一定数量的单端胞菌素。

87. 对于在老挝和柬埔寨是否可能有自然的高浓度的单端胞菌素，小组注意到有些报告中互相矛盾的看法。有些报告暗示美利坚合众国报告在老挝和柬埔寨样品中发现的单端胞菌素的类型和浓度可能来自自然界，而其他的报告则认为个别化合物的浓度和组合显示出这些物质不可能是来自自然界的。在无法得到更多数据的情形下，小组无法就此事项提出看法，但它注意到，在小组研究的各科学文献中，未有任何报告报导在任何为此目的进行调查的地区内，在自然界发现过浓度超过50 PPM（百万分之一）的呕吐毒素或T-2和蛇形毒素型的单端胞菌素。

## 五. 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

### A. 访问巴基斯坦

88. 按照关于在为调查目的有关的范围内收集和检验证据, 包括在有关国家的同意下前往现场收集和检验证据的大会第 35/144 C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b)段的规定, 小组在收到 1981 年 10 月 23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以后讨论了前往巴基斯坦访问的问题。该代表在信中表示巴基斯坦政府愿意按照第 A/35/144 C 号决议第 5 (b) 段的规定, 提供进行现场调查所需的合作。小组曾在较早时候决定审议可能前往巴基斯坦的问题, 在与小组主席和其他成员协商后, 决定小组将在其第四届会议期间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因此, 小组应请求同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会晤, 美国代表向小组提供可以在巴基斯坦国内找到的据称受害人和证人的姓名。在日内瓦, 小组也经请求同一名阿富汗医生会面, 该医生提供一些可能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中有联系的人的姓名。

89. 专家小组在 1982 年 2 月 9 日至 22 日访问了巴基斯坦。专家小组的成员有埃斯马特·埃兹博士少将(团长); 爱德华·安贝瓦博士和温贝托·格拉博士。随行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如下: 高级政治干事索赫拉布·凯拉迪先生(小组秘书); 政治事务干事鲍伊科·塔拉巴诺夫先生(小组副秘书长); 顾问约翰·桑德森先生和玛格丽特·黑德里小姐(凯拉迪先生的秘书)。此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工作人员和伊斯兰堡联合国新闻中心主任在专家小组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协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各地分处, 包括其当地的工作人员, 在小组访问白沙瓦和奎达期间也提供了协助。小组也访问了白沙瓦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医院。

90. 专家小组在巴基斯坦工作的每一阶段都获得巴基斯坦政府和地方当局的一切必要协助, 包括运输工具和安全设备在内。当小组抵达泰国时, 外交部帮办秘

书以及外交部以及邦务和边区事务部官员对情况作了简要报告。此外，小组在伊斯兰堡又曾应美国大使馆代表的请求而同想要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背景资料的美国代表会面。

91. 在白沙瓦，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向小组作了简要报告，以便小组规划其访问白沙瓦的细节。接着小组按照巴基斯坦当局提供的预定行程，在白沙瓦的难民营、难民医院和各难民政治组织总部着手收集和检验证据。

92. 小组尽了一切努力，同任何自称曾受害于或目击化学武器袭击的人士以及其他声称拥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资料的人士进行面谈。在访问难民医院和各难民政治组织总部期间，小组也同自称知道曾遭据报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人的医疗人员面谈。面谈时的发言摘要载于附件五，对面谈情况的一般性评价载于下文第 116—157 段。

93. 小组与白沙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代表举行了会议，该代表说他在白沙瓦的两年期间从未遇到任何化学武器伤亡人员。但是，他指出受重伤的人不留在难民村内，而是直接前往白沙瓦的医院。

94. 小组也访问了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白沙瓦开办的医院。医院代表告诉该小组说，他没有遇到任何可能受到化学武器袭击的病例。

95. 此外，小组在白沙瓦应美国领事馆代表的请求与美国代表会面。美国代表向小组提供了背景资料和一些人名，这些人可能拥有一些关于据报使用化学武器情事的有关情报。

96. 在访问白沙瓦期间，小组收到了各种据报涉及化学武器攻击的样品。有关这些样品的详情载于下文第六节和附件三。在与小组进行面谈的人当中，特别是那些在各难民政治组织总部接见的人当中，有一些人说可以在阿富汗取得有关样品，

并表示他们将设法把这些样品带到巴基斯坦，交给当地的联合国代表以便转交给纽约联合国总部。小组向联合国伊斯兰堡办事处查询，获悉截至1982年11月2日为止，尚未收到这类样品。

97. 小组在结束其在白沙瓦进行的调查时，又决定在巴基斯坦的另一个主要的难民中心奎达进行同样的收集和检验证据，使其调查更为彻底。

98. 在奎达，小组与巴基斯坦俾路支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一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代表会面。小组也访问了政府和难民医院，设法同据报治疗过化学武器受害人的医生会面。此外，小组与一些据说是化学武器的受害人和自称为化学武器攻击的证人会面。

99. 小组无法在奎达得到任何重要的证据，尽管小组作出了努力并获得当地尽力提供的协助。在访问前，小组得到一些在奎达的人名，据说这些人拥有有关的情报，但小组找不到这些人。

100. 小组在巴基斯坦进行现场调查期间，遭遇到各种资料收集方面的障碍，较严重的如下：

(a) 由于进行面谈时在场的各政治难民组织首领的干预和敦促，小组在对据报受害人和证人进行充分的盘问时受到干扰；

(b) 在一些情况下，面谈的进行距据称的化学武器攻击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很多可能存在的迹象都已消失，大大影响了对事件追忆的准确性；

(c) 小组注意到受访的一些人没有能力提供时间和距离这一类能够帮助专家小组作出准确估计的数量资料；

(d) 许多据称是目击者的人已返回阿富汗，无法找到他们。

## B. 1982年访问泰国

101. 专家小组在1982年10月25日至11月10日访问了泰国。小组成员为：埃斯马特·埃兹博士少将（团长），爱德华·安贝瓦博士和乌戈·哈维尔上校。随行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如下：高级政治事务干事索赫拉布·凯拉迪先生（小组秘书），政治事务干事鲍伊科·塔拉巴诺夫先生（小组副秘书长），顾问约翰·桑德森博士和玛格丽特·黑德里女士（凯拉迪先生的秘书）。此外，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人员在专家小组访问泰国时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协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当地办事人员在专家小组访问一些难民营期间提供了协助。

102. 专家小组在泰国工作的每一阶段都获得泰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一切必要协助，包括运输工具和安全设备在内。小组抵达泰国后就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举行了会议，与会官员向小组作了简要报告。泰国政府在专家小组主席提出请求后，准许小组必要时将制造对照样品的强化物质携入泰国境内。

103. 小组在曼谷和Mahidol大学校长会面，并访问了医疗技术学院和大学其他院系的科学家，向他们探询关于“从接近柬埔寨的泰国边境收集的黄点样品的检验结果”。小组也就同一问题与泰国皇家陆军化学部官员举行了会晤。此外，小组访问了占他武里省的磅南隆地区，访问了班沙栋和班石塔茅村一些村民，据说在该区内发现了一些黄色物质。

104. 小组在访问泰国期间，曾到过老挝边界的Nongkkai和Ban Vinai的两个难民营以及柬埔寨边界的Sa Kaeo（班肯）、廊昌和考伊东的难民处理中心和难民营去收集和检验证据。小组又为了访问柬埔寨流离失所的人前往廊朴边境地区。（参见第108段）。原订前往贡布和攀那尼空的访问没有成行，由于泰国当局后来通知小组在该地不能取得与调查有关的资料。

105. 小组亲自访问了据称是化学武器攻击的受害人和目击者。面谈时的发言摘要载于附件六，对面谈情况的一般性评价载于D分节。

106. 小组在前往上述难民营和处理中心访问期间还同医疗人员进行了面谈。小组收集了一些血液和尿样品，同时还收到一些实物样品，其中包括一些有黄点的树叶，一些棕灰色的颗粒状物质和据说是来自柬埔寨的带有黄点的树叶，以及水的样品和血清样品。

107. 小组在进行现场调查期间，在收集资料方面遭遇到各种困难，较严重的如下：

(a) 难以通过传译进行有效的交谈，例如，从柬埔寨语和苗语译成泰语，再从泰语译成英语，或反方向的传译，大大地影响了交谈的效率和准确性，尽管传译员缺乏技术训练的问题多多少少由泰国皇家陆军化学部一名官员提供的协助抵补了；

(b)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谈的进行离开据称化学武器攻击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很多可能存在的迹象都已消失，大大影响了对事件追忆的准确性；

(c) 有些受访的人没有充分能力提供诸如时间和距离之类能够帮助专家小组作出准确估计的数量资料。

108. 上文提到小组为访问流离失所的柬埔寨人前往占他武里省廊朴一事，小组被送往边境地区，但在泰国境内由民主柬埔寨的官员接见，他们邀请小组越境进行现场访问。但是，小组主席向那些官员解释，由于还没有收到民主柬埔寨对1982年8月27日的信（小组在该信内特别查询关于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的安全和后勤问题）及信内所附问题单的答复，小组不能在当时前往访问。在该次会谈期间，那些官员保证将按主席要求进行此事。后来，民主柬埔寨官员通过泰国地方当局提出要求，小组决定在泰国领土上访问来自民主柬埔寨的据称是受害者和目击者的人士。

109. 专家小组在访问泰国期间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的问题。小组当初决定，除非对1982年8月27日信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和所附问题单所作的书面答复已递交联合国总部，否则不前往访问民主柬埔寨。在这方面，由于小组获悉民主柬埔寨在泰国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小组抵达泰国后即不断尽力同民主柬埔寨常驻亚太经社会的代表联系。

110. 1982年11月6日，小组几经努力，终于安排了与民主柬埔寨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在亚太经社会总部会面，当时民主柬埔寨代表通知小组说，民主柬埔寨副主席前一日才提请他注意1982年8月27日的信和所附问题单，他将安排在1982年11月7日星期日之前将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复文送抵联合国总部。由于收不到复文，小组后来决定它也愿意考虑接受通过民主柬埔寨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提出的答复。在此期间，小组决定申请民主柬埔寨签证，以便随时前往进行现场访问。但是，尽管亚太经社会有关人员一再努力，但仍然无法与民主柬埔寨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因此，考虑到小组给民主柬埔寨的第一封信早于1982年8月27日发出，小组在泰国逗留期间又曾作出多次努力以便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此外注意到小组提出报告最后定稿的日期迫在眉睫，最后，由于截至1982年11月9日子夜尚未收到任何方面的答复，小组决定于1982年11月10日启程返回纽约，并将其决定通知联合国总部。

111. 但是，后来由于小组在1982年11月10日凌晨4时45分收到纽约来文，其中并没有答复小组提出的具体问题，只是简短笼统地答复了小组1982年8月27日的信和问题单（见附件一），因此小组决定推迟24小时才离开泰国，设法与民主柬埔寨常驻亚太经社会代表重新联系，以便取得比较完整和详细的关于上述信件和问题单所提出的问题的资料，以及拟订可能前往访问民主柬埔寨的行程。

112. 在小组后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亚太经社会官员打电话到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的住宅，请他与小组会面，以便讨论1982年8月27日的信和所附

问题单内所提出的各项问题。 亚太经社会官员获悉由于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不在，无法同小组会面。 因此，亚太经社会的官员通知他小组要求与任何民主柬埔寨驻亚太经社会正式代表会面，以便讨论该问题。 对方的答复仍然是不可能，因为他本人要出席另一个会议，而常驻代表不在。 当时，小组主席直接要求该民主柬埔寨官员安排与任何民主柬埔寨驻亚太经社会官员会面，以便讨论行程和关于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的有关问题，小组主席认为事不宜迟。 该官员说他未经民主柬埔寨政府明确指示，不能与小组会面，建议小组直接前往边境，会见1982年10月30日在廊朴接见小组的民主柬埔寨官员。 主席询问如何安排这样的一次会议和为什么不能与民主柬埔寨正式代表讨论有关问题，该官员答称他未获民主柬埔寨政府授权与小组讨论这类问题。

113. 在小组举行会议讨论到民主柬埔寨来文（见附件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时，小组指出：1982年10月30日小组与民主柬埔寨官员在边境会面时，该官员并未就1982年8月27日的信及所附问题单提出的有关据称遭受化学武器攻击的具体问题提供任何资料。

114. 由于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以及有关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和事态发展，小组认为在该阶段不可能积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小组决定除了返回纽约以便完成其报告外，别无其他选择。

115. 小组返回纽约后，与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会面，讨论1982年11月9日他给秘书长的信。 小组主席通知他关于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问题的发展过程，并在这方面着重指出小组已不遗余力设法确保它能够顺利前往访问民主柬埔寨。 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在作答时指出，妨碍小组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的主要障碍是作出必要安排以利进行这样的一次访问时遇到的技术困难，在这方面，除别的以外，他指出由于柬埔寨当前的敌对局势造成的后勤问题，包括与维持经常通信渠道有关的问题。 此外，他表示希望小组的任期延长，由这次发生的事件总结的经验将有助于今后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现场访问。

## C. 对在巴基斯坦进行的访问的一般评价

### 1. 资料的可靠性

116. 接受访问的人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

- (a) 各个阿富汗人团体的领导人；
- (b) 曾经医治所称化学袭击的受害者的医生；
- (c) 据称曾受这种袭击之害或目击这种袭击的人。

117. 本小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接受访问的人不老实。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某些事实。各领导人所提供的资料都是间接听来的。据称的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词，则是基于他们在所称的化学武器袭击过程中极度紧张的情形下观察到的情况，因此这种资料可能不甚完全或者不够真实。况且，也很难判断据称的受害者或目击者的客观性。

### 2. 技术方面

118. 这些证词除了指称有人对水或粮食下毒以及用某些化学药品处理尸首之外，还讲到三种形式的化学袭击。据他们报道，所称的化学袭击的三种主要形式是：

- (a) 用某种化学毒剂袭击地下渠（参看第119段），将躲藏在里面的人赶出来；
- (b) 用飞机或直升机从空中袭击，(一)投下炸弹，有的带降落伞，有的没有，有的在空中爆炸，有的落到地面才爆炸，发出不同颜色的气体或烟雾，有时候着火燃烧，和(二)喷出某种物质，有的会着火燃烧，有的不会；
- (c) 用大炮袭击，发出不同形式的烟雾或气体。

#### (a) 对地下渠的袭击

119. 地下渠是灌溉用的地下水渠。每隔差不多一定的间隔，有垂直气孔通到地下渠。当一个地区受到袭击时，为神而战的战士和当地居民有时候用这种地下水

渠作为避难之所。

120. 根据有些报道，在地下渠内避难的人据称曾受到化学袭击。据说是用一种不知名的化学药剂，直接通过通气孔或者通过管子输入地下渠里。用管子时，是在地上钻出洞孔或者通过原有的通气孔，将管子插进去的。有几名据称的目击者描述说，直接倒进通空孔的据称为化学药剂的东西，是一种绿色液体，遇水即迅速发生反应，发出一种气体。

121. 所称的对地下渠的化学袭击，据报造成眼痛、呼吸困难、皮肤疼痛、呕吐、昏迷等症状。一些目击者甚至报称见过少数几宗死亡的例子。在有些事例中，目击者说如果用一块湿布蒙住鼻子呼吸，或者将头浸入水中一会儿，就可以或多或少地避免受到伤害。

122. 根据这些报道，本小组认为，袭击地下渠时用的不是猛性炸药或者燃烧武器，而似是某种扰乱毒剂。除了在某些事例中据报有长时间不省人事的情况之外，所报道的各种症状与在有限空间内使用亚当氏毒气一类扰乱毒剂预期会造成的症状相似。如果所用的化学药剂的蒸汽压很低，因此要以微粒烟雾剂的形式施放（象亚当氏毒气那样），那就会同所报道的一样，透过湿布呼吸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 (b) 从空中和用大炮进行的袭击

123. 若干人的证词提到炸弹或炮弹，有的在空中爆开，有的落到地面才爆炸，放出不同颜色的气体或烟雾，有的发生爆炸和着火燃烧，有的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所用的是猛性炸药、燃烧弹或化学武器。

124. 所放出的气体可以分以下几类：

(a) 黑烟。一些证词提到一种对眼睛和上呼吸道有高度刺激作用的黑烟。在有些事例中，据说这种烟使据称的受害者多个钟头不省人事，用湿手帕掩住鼻子呼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刺激。黑烟有恶味，“象烧着的橡胶”。据一些目击者说，这种烟是从直升机用降落伞投下来的圆筒形炸弹（高1,000毫米，

直径300毫米)散发出来的。据说炸弹内装有橘黄色粉末,里面混有金属碎片。炸弹一与地面相触,便即着火,发出黑烟。据一些目击者说,这种炸弹还引致大面积的燃烧。本小组的看法是,这些“黑烟弹”可能主要属燃烧武器,而具有刺激性的黑烟则可能是燃烧时产生的副产物。化学战毒剂与燃烧弹一起使用的可能性很微,因为在燃烧产生的高温下,任何毒剂都会大部分被分解掉。

(b) 橙色粉末。一些证词提到使用“橙色粉末”的事例,据说这种粉末使受影响地区的地面和植物呈现橙色。这可能是触地后爆裂但没有着火的燃烧弹所致。虽然有一项报道说这种橙色粉末使一些动物死亡,但是没有其他人明确提到这种橙色粉末有直接的毒性作用。

(c) 不同颜色的烟雾和微粒。一些证词提到多种发出有颜色烟雾的炸弹(例如“蓝色,随后变成红色”,“绿色”,“绿色和蓝色”,“乳白色”)。这种烟雾的主要作用,是使人几个钟头不省人事;另外,据报曾有两宗某种形式的麻痹。有三宗指称用大炮投掷化学毒剂的事例。所发出的烟雾被描述为“白色”、“黑色,随后变成黄色”或“黑色”,并有恶味。对身体据说有引致流泪、呕吐等作用。有一位证人描述说,看到一架飞机投下炸弹,散发出“星状微粒”。据说这些微粒一触地便引起着火。据报道,这些微粒并没有显著的毒性作用。本小组的看法是,这项证词所述的似是使用燃烧弹的事例。

125. 对于以上所述的事例,本小组无法作出任何结论。找不到任何输送系统残余物或所称的化学毒剂的样品。

#### (c) 对水和粮食谷物下毒

126. 有人提出了两宗间接听来的关于自来水被下毒的事例。考虑到水的流动所产生的稀释因数,和为保持有效的毒素浓度而需要的毒剂数量,本小组认为这些证词并无重要意义。

127. 一些证人指称,粮食谷物曾被下毒。在这方面,有三种不同的报道:

- (a) 据说有些为神而战的战士应邀在当地人家里吃饭后，曾发生食物中毒；
- (b) 在受到据称的化学袭击的地区种植的小麦，据说就连几个月后才收割的，也带有毒性，不过如果把麦粒洗一洗然后晒干，就可以除去所谓的毒素；
- (c) 据说苏联士兵用某种粉末混入谷粒，使谷粒变成有毒。

128. 关于有毒的饭食，只有间接听来的报道。鉴于证据不足，本小组对这些报道无法提出确实的看法。

129. 至于有毒的麦粒，本小组知道，如果要使化学战毒剂从泥土易位进入谷粒，而其数量足以使谷粒具有毒性，就需要极大量非常稳定的毒剂（或其降解产物含有毒性的药剂）。

130. 关于谷物受到某种粉末沾染的事例，本小组只听到间接传闻的报道，因此无法对这种指控作出判断。

#### (d) 尸体的迅速腐烂

131.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人相信，在圣战中阵亡的战士，尸体会长期不腐。一些证人在描述据称使用一种致死性化学毒剂的事例时说，这种毒剂不但致人于死，而且还使尸体迅速腐烂。另一些人说，有一种灰白色粉末，撒在为神而战的战士尸体上，也同样地导致迅速腐烂。有一位证人说，十分钟后，尸体上的毛发就松掉脱落；许多证人说，通常在6到24小时之后，尸体上的肉就“变软”，“变得象乳酪一样”一触动尸体，肉就从骨头脱落下来。他们说，这种据称的使用这种药剂的事件，目的是向一般群众证明，为神而战的战士也都是普通人而已。

132. 这些陈述，与关于化学战毒剂或其他化学药品的作用的已知事实不大相符。本小组不知道有任何化学药品能够产生如上所述的作用。

### 3. 医疗方面

133. 在巴基斯坦进行现场视察期间，本小组会见并访问了一些医生、其他医务人员和据称的受害者及目击者。本小组还检查了一些自称沾染了化学毒剂而且症状持久未消的受害者。本小组还在所访问的医院内查阅了据称的受害者的医疗记录(如果有这种记录的话)。

#### (a) 对医务人员的访问

134. 接受访问的人员有三类：(a)在阿富汗作战期间护理为神而战的战士的人；(b)在阿富汗境内的治疗中心护理为神而战的战士的人，这些中心的人员都是阿富汗人和(或)巴基斯坦人；(c)驻在白沙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

135. 曾经护理为神而战的战士的医生和男护士汇报了各种病历，包括显示可能曾经使用扰乱毒剂和燃烧弹的病征和症状，例如在诸如地下渠等密封空间受到袭击后发生流泪、上呼吸道不舒服等症状。

136. 本小组所听到的一些病历和复合症状，与临床诊断的病因并不一致。例如，一名男子被诊断为左手有鳞状上皮细胞癌。他的病被归咎于某种未经指明的化学战毒剂。本小组认为这一可能性极微。本小组也没法相信，一些骆驼和狗因为受到化学袭击而得了狂犬病。

137. 在白沙瓦和奎达医治受到据称的化学袭击的受害者的医生们说，一个共同的经验是，他们都是在据称的袭击发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才看到这些病人，因此只能谈论那些有持久不消症状的病例。本小组会见了九名自称因为接触了化学毒剂而患上持久不愈眼疾的病人，并决定请一名白沙瓦的眼科专家提供咨询意见。这位顾问医生的看法是，他们的病不能直接归咎于某一种化学战毒剂，而是未经确定的过敏症。

138. 驻在白沙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说，在他们的工作中，并未碰到过任何据称受到化学袭击的受害者。

139. 在奎达，本小组曾试图寻找两名据说因为受到据称的化学袭击而患上眼疾的人。他们的名字是一位阿富汗医生在日内瓦提供给本小组的（参看第88段）。本小组没法找到这两人，但有机会访问了据说曾替他们诊治的眼科专家。不过，这些专家说，他们所诊治的只是爆炸引起的损伤。

140. 接受访问的据称的受害者的医疗记录不多，而且残缺不全，没有任何关于受到化学毒剂伤害的具体资料。不过，他们大多数都说，他们越境来到巴基斯坦之前，已在阿富汗得到治疗。在所访问的医院里，大部分住院病人都是受到枪伤和爆炸引起的损伤的战争受害者（附件五表一摘要载列在巴基斯坦接受访问的据称的受害者所申诉的症状）。

#### D. 对在泰国进行的访问的一般评价

##### 1. 资料的可靠性

141. 接受访问的人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

- (a) 曾经医治所称化学袭击的受害者或者医治其他难民的医务人员；
- (b) 各个难民团体的领导人；
- (c) 所称的使用化学战毒剂的袭击事件的据称的受害者或目击者。

142. 本小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接受访问的人不老实。而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很难判断据称的受害者或目击者的客观性。本小组可以在世界观察协会所保存的档案中查阅本小组在班文乃难民营内访问的一些据称的受害者的医疗记录。这些记录除其他内容外，载有难民营人员较早时所作的关于据称的化学袭击的访问的简短摘要。在许多例子中，医疗记录中摘记下来的较早时的说法，与本小组所听到的证词明显地前后不符。

##### 2. 技术方面

143. 按照据称曾被施放化学战毒剂的各个地理区域，可以将这些证词分成三类：

- (a) 关于柬埔寨的证词；
- (b) 关于泰国的证词；
- (c) 关于老挝的证词。

(a) 据称在柬埔寨发生的袭击

144. 这些证词可以按特点分列如下：

(a) 大炮轰击。一些证词指称，化学毒剂是用多种口径或未经指明口径的大炮射过来的。据说这些炮弹的爆炸点离据称的受害者的距离是2米到50米，远近不一。据描述，所发出的“烟雾”或“气体”有的是“蓝色”，有的是“黄色和白色”。还有一些间接听来的报道提到“黄色和绿色的烟雾”。本小组认为，以上各项报道中所描述的大炮轰击，有可能是使用猛性炸药或施放烟幕的事例。找不到任何输送系统的残余物或者所称的化学毒剂的样品。

(b) 地雷。有一项证词指称用地雷散发一种化学战毒剂。据说，“地雷爆炸时只发出烟雾，但没有飞散出破片”。据描述，烟雾是“蓝色和绿色的”。对于这项指控，由于所提供的资料不够，所以本小组无法作出任何结论。

(c) 水中下毒。三名据称的受害者说，他们喝了溪流中的水之后就得了病；其中两人是在同一宗事件中得病的。据说，这两宗事件都发生在旱季，当时这些溪流中的水是几乎完全不流动的。在其中一宗事件中，证词完全没有提到所称的毒性物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和怎么样放入水中。在另一宗事件中，那两名据称的受害者报称，在所称的中毒事件发生前那天下午，他们看到一架飞机在水源附近飞过。在所称的事件发生后，他们在水源周围地区的叶子、石头和地面上注意到一些“黄色粉末”。对于这些据称对水源下毒的事件，本小组的结论是，这些报道绝不能证明饮水后据报发生的各种病征和症状，是因为有毒性物质投入水源所致的。

(b) 在泰国发生的事件

145. 本小组在泰国班沙通村和班苏塔茅村听到的证词提到，当一架飞机在这两

个村庄上空飞过之后不久，就在屋顶、墙壁、水罐、叶子和地面上看到一种黄色粉末。证词把这种粉末描述为“黄色斑点”，这与本小组在“第7电视台”演播室给本小组放映的影片中看到的相符，该影片据说是所称的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在班沙通村拍摄的。

146. 一些接受访问的人还说，已经收集到一些黄色粉末的样品。根据本小组从马希多尔大学和泰国皇家陆军化学部得到的资料，已经对其中一些样品进行了分析。在马希多尔大学，所用的分析方法是薄层色谱法，据报在样品中没有化验到任何单端孢菌素，但是从22个样品中的两个离析出一种可能产生单端孢菌素的真菌——Fusarium semitectum var. semitectum。泰国皇家陆军化学部进行了薄层色谱初步分析之后说，他们发现有些斑点的色谱特性与某些单端孢菌素雷同，但是未能证实这些结果。

147. 对于上述的事件，本小组的看法是，那两个村庄沾染了一种成分未明的黄色粉末，已获证实确有其事，但是没有人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这种物质是怎样散播到这些地方来的。

(c) 据称在老挝发生的袭击

148. 属于这一类的证词，大多数都说，在飞机飞过后不久，叶子、地面、蔬菜等等的上面以及甚至在衣服上和没有衣服遮盖的皮肤上，就出现不寻常的黄色斑点。在许多事例中，有关的那些人只听到飞机飞过，但没有亲眼看到飞机。有少数几项证词只说突然出现了黄色斑点，而没有提到什么飞机或其他输送系统。只有极少数接受访问的人声称看到实际上从飞机上散发出物质。根据有些人的描述，这种突然出现的物质本是滴状液体，一同皮肤、地面或植物接触即迅速挥发，剩下黄色残留物。本小组的看法是，以上的证词如果确实无误，大部分可以解释为从空中散播下来的小点滴，直径一至若干毫米，成分为不挥发性固体在挥发性液体内的溶液或悬浮液。这种从天而降的点滴由于带有动能，所以能够穿透衣服（除非是极为粗重的织物和不可渗透的材料）。如果有毒性作用，则可能是其中的液体或固体物质或两者同时所致。

### 3. 医疗方面

149. 1982年在泰国进行现场视察期间，本小组会见并访问了一些医生、其他卫生人员和据称的受害者及目击者。本小组还检查了一些自称在据称的袭击中沾染了化学毒剂，或者在袭击后吃了沾染的食物或喝了污染的水，以致患了持久不消症状的受害者。此外，本小组还请教了泰国皮肤病研究所所长，请他就两名病人提供专家意见。本小组还查阅了各难民营所保存的医疗记录，并查阅和分析了泰国班沙通村卫生中心的医疗登记册。这条村据称在1982年2月19日受到一种黄色物质的侵扰，医疗登记册内载有1982年2月中至5月期间的每月就诊人数和申诉次数等资料（附件六表1）。

#### (a) 对医务人员的访问

150. 这种访问可分四类：

- (a) 各难民营内的医务人员；
- (b) 一名自称曾在柬埔寨境内医治据称的受害者的医生；
- (c) 据称曾受到黄色物质侵袭的两个泰国村庄的村级卫生官员；
- (d) 曼谷皮肤病研究所所长和另一名隶属曼谷普拉蒙库特克劳医院的皮肤病学家。

151. 接受访问的难民营医生的看法不一。有的说，他们从未遇到过可以归咎于沾染了化学战毒剂的病例。另一种则说，他们看过很多自称受到化学袭击的病人，但经过检查以期找出发病根源之后，无法得出确实的结论。最突出的病状有皮疹、呼吸器官病、带血或不带血腹泻、呕吐等。班文乃营有两位医生拟了一份调查表，据说是用来对每一名自称受到化学袭击的病人进行调查。填好的调查表包括袭击的情况摘要、报称受到的影响和医生的检查。本小组注意到，在许多事例中，向本小组报道的情况与调查表中所载的相应资料存在分歧。在调查表中，有一名据称的受害者报称有80人死亡，而该名据称的受害者却告诉本小组说只死了一名妇女。

在另一个例子中，一名据称的受害者告诉本小组说，他病了20天，但调查表中写的患病时间只有20分钟。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据称散播下来的物质的颜色，向本小组说的是黄色，但调查表中却说是灰黑色，象汽车废气那样。对于最近受到沾染的病例，难民营的医务人员曾抽取血样，送到曼谷进行化验，并且也可以提供给设在曼谷的任何大使馆。许多据称的受害者说，他们曾发生呕吐和带血腹泻。医务人员指出，这些据称的受害者是在袭击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才越境来到泰国，因此他们的状况在这段时期内可能已有好转。因此，设法从医学角度证实他们到底是不是曾经受到化学战毒剂的沾染。当本小组前往考伊医院寻找两名据称曾经受到化学袭击并且据说曾在该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的医疗记录时，会见了一位医生，他曾经检查一名自称受到化学伤害并且据称患有带血呕吐的病人。这位医生用内窥镜进行检查后，将病诊断为应激性胃溃疡。

152. 在柬埔寨境内诊治据称的受害者的柬埔寨医生说，她并未亲眼见过化学袭击，但曾经医治据称受到化学伤害的病人，症状包括胸部和腹部剧痛、带血呕吐、腹泻和无尿。这些受害者还有头痛、头晕和失忆等症状。有的病人很快就复原，有的则很久才痊愈，而且身体一直十分虚弱。

153. 班沙通村据说曾受到一种黄色物质的侵袭，该村的一位泰国卫生官员说，他是在事件发生七、八天后开始接待病人的，他们所申诉的症状有头痛、头晕和腹泻。用四环素和磺胺胍治疗后，他们都是一天内就复原。他提到一个有黑色呕吐物、带血粪便和口、鼻出血的男童病人，送去省医院治疗，经诊断是疟疾。班苏塔茅村的卫生官员说，在一次类似的事件后，人们诉说皮肤感到痕痒。只有一名儿童病得很厉害，但该卫生官员无法确定黄色物质是否病因。附件六表1显示，呼吸器官和肠胃问题在班沙通村是十分常见的。在那次事件之后的几个月，该村的皮肤病发生率显著增加。

154. 应本小组之请，泰国皮肤病研究所所长蕾努·科特拉贾拉斯医生检查了两名患了皮疹的苗族难民，他们说这是两个星期前在老挝受到化学袭击所致，科特拉

贾拉斯医生在书面报告中说，根据临床诊断，两宗事例都是真菌感染，损害至少已有三个月。她的同事——曼谷普拉蒙库特克劳医院的索姆努克·维布尔塞克医生的看法相同。化实验室试验证实是真菌感染。血象并无任何特别的不正常状况。

(b) 对据称的受害者的访问

155. 除了两人据称是在接受访问前两个星期受到化学袭击外，所有其他接受访问的据称的受害者都说是在接受访问前几个星期就已受到这种袭击。

156. 本小组检查了上面所述的两名病人，在腹部、腋窝、腹股沟、臀部和脚上发现多处皮疹。应本小组之请，泰国皮肤病研究所所长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临床检查和化实验室试验显示，两宗病例都是真菌感染发病至少已有三个月。检查血象并无发现白细胞减少。此外，两名病人的血样里都没有发现单端孢菌素（参看第183段）。

157. 对于其他病例，本小组认为，虽然向本小组报道的病征和症状（参看附件六表2）有可能是感染单端孢菌素或使人丧失能力的化学战毒剂所致，但是本小组无法提出医学证据予以证如，因为在进行访问时已经没有病征和症状留下来。

## 六 现场访问所获得的样品

158. 在泰国和巴基斯坦进行现场访问期间，曾有若干相信与指称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实质样品转交给专家小组。专家小组无法确切证实所告知的这些样品的来源是否正确，也无法断定提供这些样品的人是否公正无私，但另一方面，专家小组也无法就此怀疑提供这些样品的人的操守。专家小组在泰国现场访问期间，还自行收集到一些宣称受到化学攻击毒害的受害者的血液样品和尿液样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样品的出处是无所争议的。

### A. 建议采用的化验程序

159. 专家小组在前往巴基斯坦进行访问之前已对用于检验和分析样品中是否含有化学战剂或其降解产物的下列标准程序获致协议：

(a) 每一件样品应用无法毁坏的显微镜检验，必要时还得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所有可能有助于断定是否存在或不存在化学战剂的有关特征均应用照象记录。怀疑样品可能含有二恶英时，还应检验可能产生二恶英的生物。必要时，样品的一小部分可用于微生物培养；

(b) 至少应当准备两件对照样品。在外观上，这两件对照样品应尽可能与原样品相象，但确知不含有可能用于施放化学战剂的实际或可能的化学战剂或化合物；

(c) 在每一种情况下，均应使其中一件对照样品添加一种以上使其适于进行核査化验准确程度的化合物。如有三件对照样品，其中两件应予加料；

(d) 原样品和对照样品的标签方式应对样品的真实性质无所标示。标签记录应不使负责这部分分析的实验室得知，并在整个分析工作结束以前不应予以公布；

(e) 样品如果够大，应分为两份、三份或四份。如果认为样品无法平均分开（例如由于受到怀疑的污染分布不均）则应用不影响化学分析的溶剂或混合溶剂提

取，然后再分提取物；

(f) 样品分为小样品后，应与分割前的同一方式加附标签，送交联合国秘书处。秘书处应对小样品加附标签，并保留标签记录。这项记录在分析结束以前不应予以公布。随后，秘书处应将包括对照样品和加料样品在内的各组小样品送交专家小组指定的实验室，要求其检验样品中是否含有指定检验的该类化合物或该种化合物；

(g) 分析工作应根据科学文献中已有报导的并为一般公认的方法进行。如使用未曾公开发表的方法，则化验结果的报告应详细载明所用的方法；否则也要提出说明这种化验方法的有关科学文件；

(h) 分析应包括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化合物的鉴定，如有可能，应与真正的参考化合物进行比较，不应仅根据色层层析数据或类似的数据，而还应根据光谱数据。定量分析的数据应包括标准偏差的估计数。分析完毕后，应将报告送交秘书处；

(i) 秘书处收到一组样品分析的所有报告后，应请负责准备对照样品和加料样品的实验室将标签记录直接送交专家小组主席。

#### B. 样品说明和初步处理

160. 1981年现场访问泰国时取得的样品有：(a) 叶片，(b) 叶梗，(c) 颗粒物品，(d) 交给专家小组的血液样品和血清样品，和(e) 专家小组自行收集的血液样品。有关这些样品的进一步详情均列于附件二。收到或收集到这些样品后，在能将其转运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均妥加保存。样品的分析工作在专家小组结束其冗长审慎地审议一种适当的程序以及选出愿意承担分析工作的适当实验室后立即开始。

161. 在巴基斯坦取得的样品有(a) 据称有毒的麦粒，(b) 降落伞的一部分，(c)

附有滤毒罐的防毒面具(d) 从一种据称是手持化学炸弹上取得的导爆线材料, 和(e) 弹药; 有四颗据称有毒的子弹, 一颗是所谓的“kalakov”子弹, 和一枝据称有毒的空投细箭。 有关这些样品的进一步详情均列于附件三。 收到这些样品后, 在伊斯兰堡联合国办事处能加以适当包装, 盖上联合国公章运往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前, 均派人不间断地加以监视。

162. 1982年访问泰国时取得的样品有(a) 据说来自老挝带有黄色斑点的叶片, (b) 在Ban Vinai 交给专家小组的灰棕色粒状物品, (c) 专家小组自行收集的血液样品, (d) 专家小组收集的尿液样品, (e) 据称从柬埔寨取得带有黄斑的叶片, (f) 从据称受到化学攻击的地区收集的用水, (g) 交给专家小组的血清样品。 有关这些样品的详情均载于附件四。 这些样品在收到或收集到之后, 均受到仔细照顾, 直到能将其装在封口的盒子内运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瑞典乌默奥国防研究所第4部为止(详情见第175段)。 应泰国官员的要求, 带有黄斑叶片样品的一部分交给皇家泰军化学部的代表。

### C. 化验程序的执行情况

163. 1981年从泰国取得的样品和从巴基斯坦取得的样品分别正式转交给总部联合国医务处和联合国警卫处, 在发送给各实验室进行化验之前, 这些样品一直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加以保存, 并作出每一种可能的预防措施, 以防作弊(关于1982年从泰国取得的样品见第175和176段)。

164. 初期几次找寻能够初步检视样品、分切样品和制作对照样品的实验室的尝试都未获成功。 最后决定, 这部分调查工作在瑞典乌默奥国防研究所第4部进行。

165. 样品从纽约运往瑞典乌默奥时, 装在一个加封的盒子中。 1982年4月7日启封时, 在场的有专家小组主席和秘书以及顾问。

166. 每一件样品都首先加以初步审视, 其目的在于寻找可能有助于进行实际化

学分析的线索。除了目视审视之外，还用了其他几种方法，如毒物测试等。取自泰国的样品在附件二以及取自巴基斯坦的样品在附件三中都列了进一步详情。随后，这些样品按这两份附件所述的情况再行分切。

167. 随后制作了对照样品。在制作对照样品时，注意到其外观应尽可能与其原样品相同。在某些对照样品上，加注一定量的已知化学战剂（“加料对照样品”）。由于技术理由，实验室在分切对照样品后才行加料。

168. 从巴基斯坦取得的原样品以及相应的对照样品和加料对照样品都由国防研究所 Per-Gunnar Jönsson 博士加附标签，他也收存机密的标签记录。从泰国取得的样品以及相应的对照样品和加料样品也同样地由国防研究所 Åke Bovallius 博士加附标签，并保存标签记录。由于实际理由，包括运送有毒物品所涉的各种困难，小样品未按建议的程序送往秘书处。这些小样品交给专家小组主席和秘书，他们立即开始进行预定的重加标签的工作。两份完全相同的重加标签后的记录置于两个信封内，由主席和秘书封口保存。

169. 重加标签后的原样品、对照样品和加料对照样品由主席和秘书在顾问的监督下分数组装盒。在等待进行实际分析的实验室回复以前，封口的盒子存放在国防研究所的保险库内，以避免不必要地运送有毒物品。

170. 与一个中立国家的实验室代表进行了初步接触，在向他们提出询问后，他们表示可以进行分析，并且从其政府获得正式授权的问题也已给予适当的考虑。主席、专家小组秘书和顾问在通知他们到达的地点和时间后，即携带了装有一组取自巴基斯坦的样品以及有关的对照样品的封口盒子前往该国。到达时，他们受到其中一间实验室的一位代表的接待。根据事前的安排，这位代表接受了装有样品的盒子，并将其携往实验室。数小时后，实验室主任告诉主席正式授权一直没来，因此实验室无法进行分析。然而由于预期会获得授权，所以盒子已经启封。为使整个过程公正无私，因此专家小组决定不再使用这些样品进行分析。

171. 根据这次经验，尽管另一个中立国的实验室有书面声明指出进行第二组样品的分析，不须要其政府的授权，但是专家小组仍决定必须与该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团长连系，核查是否不需任何授权。经过多时等待之后，得到的确需要授权的消息，而该国政府无法给予这项授权。

172. 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专家小组主席和秘书以及纽约联合国裁军中心的其他官员花费相当多的时间通过各国驻日内瓦和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与其本国政府接触，探询其国内的合格实验室对这种样品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173. 最后，下列实验室在其本国政府的允许下同意进行分析：

(a) Prins Maurits 实验室 ( A.J.J. Ooms 博士 )，T.N.O.，Rijswijk，荷兰；

(b) Civilforsvarets Analytisk-Kjemiske 实验室 (A. kjaer Srensen 博士)，哥本哈根，丹麦；

(c) 毒物和微生物化学系 (Y. Ueno 教授)，东京科学大学，东京，日本；

(d) Medizinische Universitätsklinik für Klauentiere ( M. Schuh 博士 )，兽医大学，维也纳、奥地利；

(e) Reactor 实验室 (R. Rosenberg 博士)，芬兰技术研究中心，埃斯波，芬兰；

(f) 生物技术实验室 (T.M. Enari 教授)，芬兰技术研究中心，埃斯波，芬兰。

首两个实验室分析取自巴基斯坦的样品，其余四个实验室分析取自泰国的样品。

174. 装有各组样品的封口盒子在特别安排下利用空运送往各个城市。专家小组主席和秘书每次都在机场受到该国外交部和有关实验室的代表的接待，协助有关样品的海关程序问题，使样品得以进入该国而封盒不需打开。每次均以未开封的盒子运往实验室，并在专家小组主席和秘书面前启封。

175. 就1982年在泰国现场访问所取得的样品而言，由于时间迫切，不可能遵循原先通过的程序，否则就无法在专家小组报告提出之前取得分析结果，备供审议，因此对程序提出了一些更动，并指出各项更动的细节。专家小组决定应首先分析专家小组自行在Ban Vinai收集的血液样品、带有黄色斑点的叶片样品和在Ban Vinai交给专家小组的灰棕色颗粒物品样品。这些样品在专家小组的监督下由顾问加以适当分切，其中一份装在封口的盒中依照事前的安排用空运立即送往瑞典乌默奥国防研究所第4部。对血液样品和叶片样品，要求其检验是否含有单端孢菌素。对颗粒物品首先进行毒物测定；根据毒物测定中得的症状再决定进行何种化学分析。此外，应泰国官员的要求，带有黄色斑点的叶片样品的一部份交给了皇家泰军化学部的一位代表。

176. 已定有化验优先次序的样品的剩余部份连同所有其他样品都装在封口的盒子内，在特别安排下用空运送往纽约联合国总部。专家小组认为，现在存在联合国总部的重复样品应继续保留，以便在必要时，能进行进一步分析。一旦情况明朗，显示无需再行分析时，这些样品将予销毁。专家小组进一步建议，至今尚未进行分析的样品，应在适当时机加以分析。

#### D. 分析结果

##### 取自巴基斯坦的样品

177. 最后分析报告收到后，封口的标签记录和重新标签记录在专家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启封。分析的结果显示只有在加料对照样品上测得化学战剂。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详情载于附件三。

178. 检验限度很难加以估计，因为检验限度取决于样品性质、所涉化学战剂和分析方法。预计活性炭的样品可得最高的检验限度，因为从这种材料中很难释放出有机化合物，而且它又使化学战剂分解为无挥发性的产物。有一个实验室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对含砷物剂的检验限度为10—20PPm,对含氯物剂为100—500PPm。假设所有化学物剂都吸附在最接近进气口的20%活性炭内,则100PPm的检验限度相当于在浓度范围4—15毫克·米<sup>-3</sup>的情况可曝露10分钟。

179. 专家小组完全知道在指称样品受曝于化学战剂和进行实际分析之间延误了很多时间。样品在指称受到曝露之后几星期或几个月才交给专家小组,因此似乎只有持续性最久的化合物才能仍然存留。

### 1981年取自泰国的样品

180. 最后分析报告收到后,封口的标签记录和重行标签记录在专家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启封。有两间实验室根本未在样品、对照样品或加料对照样品上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第三所实验室报告在某些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单端孢菌素,但这间实验室在相应的样品以及应该不含有毒枝毒素的相应对照样品上也测得低浓度的这类毒枝毒素。第四所实验室在加料血液样品中测得含有高浓度的砷,但除此以外,只测得正常量的砷含量。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详情载于附件二。

181. 从两所实验室分析加料对照样品的负成果能够说明这两所实验室化验T—2毒素和蛇形菌素的检验限度分别高于25PPm和100PPm。用同一种方法也可得出结论,即第三所实验室用于分析血液样品的方法的检验限度在检验蛇形毒素上高于2.7PPm,在检验T—2毒素上高于1.4PPm,而用于分析树叶、树梗和颗粒物品的方法的检验限度在检验蛇形毒素方面大大地低于43.6PPm,在检验T—2毒素方面低于4.6PPm。

182. 血液样品的分析结果无法作为最后定论,虽然未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但由于检测限度过高,以致无法测得PPb(十亿分之一)范围的浓度。此外,也无法就叶片样品,叶梗样品和颗粒物品样品的分析结果作出定论,因为不仅在原样品和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单端孢菌素,而且在不应含有任何毒素的对照样品中也测得

单端孢菌素。 专家小组无法断定这是由于样品实际含有毒素或是在处理材料的某个阶段受到污染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造成的。

#### 1982年从泰国取得的样品

183. 由于第175段所述的理由，只将四件样品送交一个实验室进行分析。 在血液样品和带有黄色斑点叶片的样品中均未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 灰棕色的颗粒样品上测得含有虫螨威，据称可能与商用的产品相仿。 分析结果的详情见附件四。

184. 由于灰棕颗粒样品的背景情报只是依据传闻报导，并且由于专家小组无法核查这件样品的真正来源，因此无法根据分析结果作出最后判断。

## 七、结论

185. 根据大会要求秘书长继续遵照大会第35/144C号决议进行调查的第36/96C号决议，专家小组除其他事项外，处理了收到的来文，并按照第35/144C号决议第5(b)段前往巴基斯坦和泰国进行现行访问。在两地的现场访问中，专家小组与宣称遭受化学攻击毒害的受害者及目击者以及医务人员进行了会谈，并探索了其他情报来源。在现场访问期间，专家小组收到了一些样品，也收集了数名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的血液样品和尿液样品。

186. 专家小组在评价书面呈文时指出，虽然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和/或目击证人具有提供第一手报导的资格，但也不可忽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报导可能不够全面，或有所歪曲。因此，专家小组认为很难对于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或目击证人在来文中提到的报导的真实程度作一肯定的评价。

187. 在来文中提到的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和医疗人员所报导的许多症状都能用自然发生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单端孢菌素的毒害加以解释。然而由于多数报告中提出的症状陈述都含糊不清，除了可能使用单端孢菌素之外，他种致毒的原因也不能加以排除。专家小组认为来文中所述检验单端孢菌素的方法都足以保证毒素获得正确的鉴别，并以令人满意的准确程度决定其含量。然而就来文中提出的分析结果而言，专家小组认为，在血液样品和尿液样品中测得T-2毒素和HT-2毒素证实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先前曾受到单端孢菌素类似的毒枝毒素的毒害，但从分析的结果，无法肯定这项毒害来自于化学攻击，或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188. 专家小组认为，来自老挝的黄色粉末样品中据报含有诸如聚乙二醇和月桂硫酸酯等合成物质是值得注意的。不过，就样品的来源而言，专家小组认为，虽然它不愿意武断地对样品是否从来文中所指的地区收集而得表示怀疑，然而它也无法毫不怀疑地肯定这些样品是从受到化学攻击的地区收集而得的。

189. 从宣称遭受化学攻击的毒害起到专家小组在现场访问时对宣称遭受毒害的受害者进行访问和医疗检查止，其间相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专家小组无法

查得任何受到化学攻击的病原症状。不过，专家小组有机会访问两名宣称在两星期前才刚刚受到黄色粉末毒害的苗族难民。在与两名皮肤病学家协商后的医疗检查显示他们的皮肤情况至少已经受到三个月的真菌感染。在他们的血液中并未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检测方法的敏感度为10—100ppb），并且没有白血球变少的现象。

190. 如本报告中所指，由于专家小组无法控制的原因，它无法前往曾经宣称发生化学攻击的领土，因此无法在这些领土上进行现场调查。这使专家小组无法在这些领土收集样品，包括弹药及／或其残余。不过，专家小组在访问巴基斯坦和泰国期间收到数件宣称是从一些冲突地区收集而得的样品。专家小组在现场访问期间还从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身上收集了血液样品和尿液样品。

191. 专家小组收到的样品或收集而得的样品的化学分析结果缺乏最后的说服力。在多数情况下，都未显示出含有超过所用分析方法的化验限度以上的化学战剂。其中之一是一名苗族难民交给专家小组的一件据称用于食物放毒的颗粒物体样品。分析的结果显示它含有剧毒物质——氨基甲酸酯——混在砂土中的浓度为1—5%。然而由于样品的来源不明，而且可能与商用的物剂相同，因此专家小组难于对这项发现作出任何结论。

192. 当专家小组于1982年10月在泰国时，泰方通知专家小组1982年2月19日曾有黄色物质在两个泰国村庄出现，并请专家小组访问这两个村庄。这当然不能认为是及时前往这两个地区。不过，根据访问和可得的医疗记录，依照向专家小组的报导，显然在接触黄色物质之后有一个村庄抱怨皮肤不适的人有显著的增加。

193. 专家小组在评价访问中所提到的各项指控时指出，有些指控只有一些并不有力的旁证，而且这些指控也可用化学战剂之外的他种方式加以解释，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应该用他种方式加以解释。其中有一个例子是指控在水源放毒，这可用水中自然产生的污染物加以解释。在有些情况下，由于缺乏足够的情报或证据，因此不可能作出任何结论。

194. 对其他有较强旁证支持的指控,也可用他种解释说明造成指控的物剂。例如有关在阿富汗的各种有色烟雾的指控,这也可能是由于使用燃烧弹而造成的。

195.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专家小组从书面来文和现场访问中取得比较强而有力的旁证。其中一项获得充分支持的指控是在阿富汗的地下水道( Karez )中可能曾经使用过骚扰剂。

196. 另一个例子是在老挝苗族居民居住的地区使用某种有毒物剂的指控。专家小组无法确切指出到底何种化学战剂或有毒化合物是造成毒害的物剂。有关苗族指控的多数旁证都载在书面来文中。此外,专家小组在访问泰国时也取得了其他旁证。

197. 虽然专家小组无法陈述这些指控都正确无误,然而它也不能忽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使用某种有毒化学物质的旁证。

### 说 明

<sup>1</sup> 专家小组在1981年举行了三届会议。

<sup>2</sup> 《国联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1929),第2138号,第65页。

<sup>3</sup> 详情如见 K.Wolski: "Les Kares: Installations d'irrigation de terrains semi-desertiques, Afghanistan - Beloutchistan", 《Folia Orientalia》,第6卷(1965),第179-204页。



附件一

专家小组的函件

A. 与民主柬埔寨的通信

1. 1982年8月27日以专家小组的名义给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和所附问题单

我荣幸地提及你于1982年6月15日的信。这封信如期地转达给秘书长遵照大会第35/144C号决议设立的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报导的专家小组，它根据大会第36/96C号决议继续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

我代表专家小组感谢贵国政府提出的在1982年10月开始的下一个干季期间前往民主柬埔寨访问，以便进行现在质询。

专家小组高兴地接受贵国政府的邀请，为了进一步确保访问确切可行，希望能够取得以下各项具体有关资料：

1. 前往民主柬埔寨和前往访问地区的安全和安稳途径，以及出入往访地区的交通工具。
2. 具体的访问地区。
3. 访问地区目前确切的军事情况和其他情况。
4. 目前这些地区是否有游击战？
5. 在访问的丛林或其他地区是否有雷区？
6. 这些地区是否有对访问团体的安全造成威胁的恐怖份子？
7. 是否有可能绑架特派团人员或充作人质？
8. 是否军队或警察将提供个人和团体的安全？
9. 是否有关当局将提供交通工具？
10. 是否有适当的通讯系统与国内进行连系并与外界保持接触？

11. 在访问地区是否有适当的医疗设施?
12. 在访问期间是否将提供一名医生?
13. 是否还有以上各项问题未及包括而访问团应该知道的其他各种情况, 尤其是关于安全和(或)后勤方面的情况?

此外, 为了保证这次访问达到有意义的成果, 专家小组也希望取得所附问题单中各项问题的答案, 这些问题都是与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于1982年1月20日、3月19日和4月19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提到的下列各次攻击有关。

<u>地 点</u>	<u>时 日</u>
特莫邦地区	1981年11月22日
西列地区	1982年1月25日-2月13日
拜林地区	1982年2月26-28日
拜林地区	1982年3月初
拜林地区	1982年3月26日

1982年4月19日的信中指出, 1982年4月2日在拜林地区攫获“越南士兵使用的防毒面具十一个”。在实际使用中当防毒面具暴露于化学战剂后, 这种战剂可能在面具的滤毒罐中停留一段较长时间。是否其中几个或所有整套防毒面具能在这次访问时提供给专家小组进行化学分析? 如果可能, 也希望提供任何有关这些防毒面具在取得之前是否曾经用过的情报以及有关取得这些面具之后和提交专家小组之前的这段期间如何处理这些面具的情报。

最后, 专家小组愿意指出, 及时到达宣称受到化学攻击的地区是最为重要的事, 这使专家小组能够取得刚受污染的样品, 并在现象和症状仍然明显的时候检视对人和动植物的效应。因此, 专家小组希望在事件发生后尽早取得有关这种事件的资料, 以期尽快到达发生事件的地区。

## 问题单

1. 是否能对据称发生的化学攻击的确切时间、日期和地点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
2. 是否有任何宣称受到化学攻击的受害者或目击者能让专家小组问询？如果可能，请提供进一步详情。
3. (a) 是否能以施放化学物剂的手段具体说明所受攻击的详情？  
(b) 在何处对攻击的现象作出观测，如气候条件如何？“化学云”的外观如何？对动植物的效应如何？  
(c) 攻击之后是否曾取得任何样品？如果曾取得样品，是否可供专家小组进行分析，或是否能提供样品分析报告？
4. (a) 生还的受害者报导有何种症状？这些症状以何种次序产生？  
(b) 有多少人受到毒害而仍然生还？  
(c) 如何受到毒害，受到毒害的时间多长？  
(d) 是否曾给予任何医疗？如果曾经给予医疗，在何处接受医疗？相隔毒害之后多久？进行何种治疗？是否可让专家小组会见医疗受害者的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  
(e) 是否可提供任何受到宣称的化学攻击毒害者的医疗记录？
5. (a) 在宣称发生化学攻击期间和攻击之后，有多少人死亡？  
(b) 化学攻击和受害者遭受毒毙之间相隔多久？  
(c) 死亡之前是否曾给予任何医疗？  
(d) 真正的死因为何？是否曾行验尸？如曾验尸，请提供详情。  
(e) 年龄、性别和化学攻击的一般死亡和死亡人数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
6. 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宣称所用的化学战剂在受攻击地区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几日或几星期）？在这段期间内是否有任何新的伤亡情况？如果有新的伤亡情况，请提供详情。
7. 是否有任何参与化学攻击的人遭到囚禁？如果有参与化学攻击的人遭到囚禁，能否让专家小组审讯？他们是否预备提供证词？

## 2. 1982年11月9日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敬悉裁军中心1982年8月27日和1982年11月3日的信。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通知将在民主柬埔寨政府控制的地区内对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报导的专家小组提供必要的安全、运输、医疗和后勤。并将提供必要的服务，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绑架、恐怖行动和地雷爆炸。

此外，上述1982年8月27日的信中所附的问题单的答复已于1982年10月30日直接提交给专家小组。

### B 以专家小组的名义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82年3月22日的来文给该国政府的信及所附问题单

我荣幸地通知你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报导的专家小组认为有必要请贵国对贵国于1982年3月22日给联合国的信中所附报告的以下某些要点以澄清并提供进一步资料(A/37/157)。

#### 1. 有几处没有提出发言人的姓名，例如：

- “以前老挝的陆军上校”（英文本第10页）
- “执行化学战任务的老挝飞机驾驶员”（英文本第10、16和19页）
- “后来投诚的越南陆军士兵”（英文本第11页）
- “苗族抗军领袖”（第11和13页）
- “以前阿富汗MI-8型直升机的驾驶员”（英文本第16页）
- “后来投诚的阿富汗病理学家”（英文本第17页）
- “抵抗部队的一员”（英文本第16页）

这些人员目前的下落都知道吗？如果知道这些人员的下落，能让专家小组审讯吗？

2. 有任何关于英文本第 16 页提到的圆筒（长 1.5 米，直径 60 公分）的进一步详情吗？这些圆筒是系在降落伞上的吗？
3. 在报告中指出（英文本第 30 页），没有关于吸入单端孢菌素的效应的报导，而在表 C-1 中又提到“直接摄取或吸入”单端孢菌素的毒性。提出报告之后是否另有任何关于吸入单端孢菌素的毒性和效应方面的数据？如果有这方面的数据，专家小组愿意收到任何有关纯化合物和化合物之混合物的可用数据。
4. 在表 1-3 中，有一些宣称的化学攻击是在美国提出回复秘书长 1981 年 1 月 26 日的普通照会的复文之后发生的。对所有这些宣称发生的化学攻击以及表 1-3 中所列各次较早发生的而未列入美国以前提出的报告中的化学攻击，专家小组愿意取得所附问题单中各项问题的答案。

敬请尽早就专家小组要求澄清和需要的情报转交给秘书处。

#### 问题单

1. 是否能对据称发生的化学攻击的确切时间、日期和地点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
2. 是否有任何受到宣称发生的化学攻击的受害者或目击者能让专家小组询问？如果可能，请提供进一步详情。
3. (a) 是否能以施放化学物剂的手段具体说明所受化学攻击的详情？  
(b) 在何处对攻击的现象作出观测，如气候条件如何？“化学云”的外观如何？对动植物的效应如何？
4. (a) 生还的受害者报导有何种症状？这些症状以何种次序产生？  
(b) 有多少人受到毒害而仍然生还？  
(c) 如何受到毒害？受到毒害的时间多长？  
(d) 是否曾给予任何医疗？如果曾给予医疗，在何处以及相隔多久才予医疗？进行何种医疗？

- (e) 是否可提供任何受到宣称发生的化学攻击毒害的受害者的医疗记录？
5. (a) 在宣称发生的化学攻击期间和攻击之后，有多少人死亡？
- (b) 化学攻击和受害者毒毙之间相隔多久？
- (c) 死亡之前是否曾给予任何医疗？
- (d) 真正的死因为何？是否曾行验尸？如曾验尸，请提供详情。
- (e) 年龄、性别和化学攻击的一般死亡和死亡人数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
6. 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宣称所用的化学战剂在受攻击地区停留一段较长时间（几日或几星期）？在这段期间内，是否有任何新的伤亡情况？如果有新的伤亡情况，请提供详情。

## 附件二

### 1981年专家小组访问泰国时取得的样品

1981年专家小组现场访问泰国时，取得了一些实质样品，据称这些样品都与传闻使用化学武器有关。关于这些样品的背景情报都载在本附件内。此外，这份附件也说明了初步检视和分切样品以及制作对照样品的实际程序。最后，文内总结的化学分析的结果都载列在表1—2内。

#### 1. 叶片样品

来源：这件样品是 Amos Townsend 博士递交给专家小组的。他提供了以下背景情报：据说这件样品是一名苗族难民于1981年10月3日从一个据称遭受化学攻击的地区收集而得的。这件样品递交给 Townsend 博士时附有一份匿名的说明。

程序：在这件叶片样品中没有任何完整的叶片，而是0.202克深绿色的叶片碎片。初步检视显示碎片上有若干不同颜色（棕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点。有一个黄色的斑点显示含有颗粒物体，看来非常象花粉。有一个棕色斑点的元素光谱显示斑点中含有钾、钙、氯、硫、铜和锌，以及含有一些钠和镁。所有这些元素通常都可在土壤中找到。从样品中取出一小片叶片，置于麦芽糖培养基皿上，以决定真菌生长的特性，但未观测到有任何真菌成长。

这件样品捣成小碎片，分成三等份。制作对照样品时，将来源不明的干燥叶片捣碎成小碎片，分成九份。将镰孢菌属和T-2毒素组成的培养基上层浮液稀释到浓度25 ppm，加注到其中三份对照样品，此外，将T-2毒素（10.6 ppm）和蛇形菌素（DAS）（100 ppm）加附在其他三份对照样品上。

分析结果：有一间分析是否含有T-2毒素、DAS和HT-2毒素的实验室未从原样品、对照样品或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任何一种毒素。另一间分析是否含有

T-2 毒素、DAS 和脱氧瓜萎镰菌醇 (DON) 的实验室, 未测得任何这类化合物。第三间实验室分析样品是否含有 T-2 毒素、DAS、DON 和瓜萎镰菌醇, 测得四种样品 (叶片原样品、对照样品和两份加料对照样品) 均含有瓜萎镰菌醇 (3-8.5 ppm)。它还在不应含有任何毒素的对照样品中测得 T-2 毒素 (7.9 ppm) 和 DAS (23 ppm), 并测得其中一件对照样品上含 T-2 毒素 (54 ppm) 和 DAS (13 ppm), 另一件对照样品上含 T-2 毒素 (32 ppm) 和 DAS (74 ppm)。

## 2. 叶梗样品

来源。 所提供来源和背景情报与叶片样品相同。

程序。 对叶梗进行了初步检视, 包括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检视。它看来象一段干燥的叶片, 含有大量螺旋形的物质。叶梗底面布满星状绒毛, 据知有些植物叶片底面会有这种星状绒毛。

从样品中取出一小碎片, 置于麦芽糖培养基皿上, 以观测真菌生长的特性。测得有霉菌生长, 经鉴定为“棒形曲霉菌” (*Aspergillus clavatus*)。叶梗样品 (0.007 克) 捣碎成为碎末, 由于份量太少, 以致无法再分。

利用红栗梗制作了三份对照样品。对其中一件对照样品加附了最后浓度为 4.6 ppm 的 T-2 毒素, 对另一件对照样品加附了镰孢菌属作成的培养基上层浮液所含的 T-2 毒素 (6.9 ppm)。

分析结果。 有一间实验室分析这些样品是否含有 T-2 毒素、DAS、DON 和瓜萎镰菌醇。它测得对照样品和加料对照样品中含有瓜萎镰菌醇 (含量分别为 14、46、64 ppm), 加料对照样品中含有 T-2 毒素 (含量分别为 20 和 44 ppm), 有一件加料对照样品中含有 DAS (31 ppm), 并在原来的叶梗样品中测得含有 DAS (26 ppm)。

### 3. 颗粒物品

来源. 这件样品是在 Ban Vinai 难民收留中心一名 33 岁男子 Lor Nao PaO 交给专家小组的。他说，他本人在逃离老挝时，从稻田的石头上收集到这件样品（见 A/36/613, 附件五, 访问 14）。

程序. 经初步检视，样品较大的部分看来象黄色干土，含有分解后的有机物质。这件样品由 1—5 毫米大小不规则的颗粒组成，有些是黄色圆球，另一些是黄色粉末。对不规则的三颗颗粒进行元素光谱分析，发现含有钾、钙、铜、锌和铁。其中有一颗含有钛，另一颗含有磷和硫以及少量的钛。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黄色圆球显示含有花粒式的结构，其中有些结构的外观与在叶片样品上观测得的颗粒外观相似。黄色粉末中含有结晶，其中有些与氯化钠的结晶相似。

颗粒物品 (0.544 克) 分成三等份。对照样品用地衣 *Kanthoria Parietina* 的碎片制成。首先将地衣捣碎，混以黄色陶土，然后使其干燥。研成粉末，添加虬松 (*pinus contorta*) 的花粉颗粒之后，将这混合物分成九份对照样品。浓度分别为 25.5 ppm 的 T-2 毒素和 D A S 加附在三件对照样品上，含有 T-2 毒素的镰孢菌属培养基的上层浮液 (最后浓度 17 ppm) 加附在另三件对照样品上。

分析结果. 有一间分析是否含有 T-2 毒素、D A S 和 H T-2 毒素的实验室报告未发现任何上述化合物。另一间分析是否含 T-2 毒素、D A S 和 D O N 的实验室在原样品、对照样品或加料对照样品中均未测得这些毒素。分析是否含有 T-2 毒素、D A S、D O N 和瓜萎镰菌醇的第三间实验室发现所有样品中均含有少量的瓜萎镰菌醇 (0.2—3.2 ppm)，其中包括未加料的对照样品。此外，在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 D A S (分别为 91 ppm 和 1.8 ppm) 和 T-2 毒素 (分别为 74 ppm 和 25 ppm)，而在并未加料的对照样品中测得 D A S (0.2 ppm) 和 T-2 毒素 (0.4 ppm)。

#### 4. 血液样品和血清样品

来源 标号 1—6 的血液样品是专家小组从宣称在 23 天前受到“黄粉”毒害的六名受害者身上抽取而得的。有关这些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的详情载于秘书长的报告 (A/36/613) 的附件内 (宣称受到毒害的受害者, 编号 8—13)。血清样品 (编号 7) 和血液样品 (编号 8—9) 是 Amos Townsend 医生交给专家小组的。

程序 编号 1—6 的血液样品每份为三等份。编号 7 的血清样品认为量少无法再分。编号 8—9 的血液样品分别分为两等份。对照样品和加料对照样品用人体血液制作。抽取血液之后, 放在一个装有玻璃珠子的玻璃管内摇晃, 以避免血液凝块。制作了三件含有 1.4 ppm T-2 毒素的加料对照样品、三件含有 0.9 ppm T-2 毒素和 1.1 ppm 蛇形毒素 (DAS) 的加料对照样品和三件含有 2.7 ppm DAS 的加料对照样品。此外, 还有一件含有 2.7 ppm DAS 的加料对照样品上添加了 3.6 ppm 的砷化物 (作为一种可溶盐)。

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载列在表 2 内。三间分析样品、对照样品和加料对照样品是否含有单端孢菌素的实验室中, 有两间未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 包括未在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单端孢菌素。第三间实验室怀疑第 4 号血液样品中可能含有 HT-2 毒素, 但无法证实。此外, 这间实验室也未在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有一间实验室分析是否含有砷化物。它的报告指出, 所有它所分析的样品均含有砷, 除加料对照样品外, 含量从 0.0067—0.015 ppm 不等, 加料对照样品含砷量则为  $3.4 \pm 0.2$  ppm。

表 1. 叶片样品、叶梗样品和颗粒样品的分析结果

未在任何样品内测得单端孢菌素的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未列在表内。浓度以 ppm 表示 (百万分之一)；  
DAS=蛇形菌素，DON=脱氧瓜萎镰菌醇 (呕吐毒素)

样品	T-2 毒素		DAS		DON		瓜萎镰菌醇	
	加附 <sup>a</sup>	测得	加附 <sup>a</sup>	测得	加附	测得	加附	测得
叶片样品		b		b		b		6.0
对照样品		7.9		23		b		3.0
加料对照样品	10.6	32	100	74		b		8.5
加料对照样品	25	54		13		b		7.8
叶梗样品				26				
对照样品		b		b				14
加料对照样品	6.9	44		b				46
加料对照样品	4.6	20		31				64
颗粒物品		b		b		b		3.2
对照样品		0.4		0.2		b		0.2
加料对照样品	25.5	74	43.6	91		b		1.4
加料对照样品	17	25		1.8		b		0.4

<sup>a</sup> 加料过程中毒素的实际浓度 (ppm)。

<sup>b</sup> 怀疑含有毒素，但无法证实。并非所有由某些离子监测质谱仪监测的离子在其保留时间显示尖峰。

**表2. 分析血液样品和血清样品  
是否含有单端孢菌素和砷化物的结果**

未在任何样品中测得单端孢菌素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未列在表内。 浓度以 ppm 表示 (百万分之一); DAS = 蛇形毒素

	<u>单端孢菌素</u>		<u>砷化物</u>	
	<u>加附</u> <sup>a</sup>	<u>测得</u>	<u>加附</u> <sup>a</sup>	<u>测得</u>
<b>专家小组收集的血液样品</b>				
1		b		0.0067
2		b		0.0074
3		b		d
4		b c		0.0126
5		b		0.0084
6		b		0.0072
<b>交给专家小组的血液样品</b>				
8		b		
9		b		d
<b>交给专家小组的血清样品</b>				
7		b		
对照样品		b		0.015
加料对照样品	1.4 T-2	b		0.010
加料对照样品	2.7 DAS	d	3.6	3.4
加料对照样品	0.9T-2+1.1DAS	b		d

- 
- a 加料过程中化合物的实际浓度 (ppm)。
  - b 观测到与瓜萎镰菌醇和 T-2 tetraol 的三甲基甲硅烷基衍生物相同保留时间的尖峰。 不过，有一件用气相色谱仪分析的样品，在用三甲基甲硅烷基化的试剂处理以前，也观测到这个尖峰。 因此，极可能这个尖峰不是由单端孢菌素产生的。
  - c 怀疑样品中含有 HT-2 毒素，但无法证实。
  - d 样品在运送途中受损。



### 附件三

#### 专家小组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取得的样品

专家小组现场访问巴基斯坦时，取得了一些实质样品，据称这些样品都与传闻使用化学武器有关。关于这些样品的背景情报都载在本附件内，此外，这份附件也说明初步检视和分切样品以及制作对照样品的实际程序。最后，文内总结的化学分析的结果都载列在表1内。

#### 1. 据称有毒的麦粒

来源。 这件样品是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交给专家小组的。据说由 Logan 省 Qalai Yuruf 的 33 岁男子 Khusal Khau 收集而得的。背景情报如下：

在 1981 年 5 月喀布尔外 15 公里处发生的一次攻击中，投下的炸弹发出烟雾，使两人失去知觉。夏末该处正在收割麦子。当人们吃了用这种麦子制作的面包时，感到异常的兴奋，或失去知觉。人们观察到动物拒食这种麦粒。原先这些麦粒有一些异味，但未加详细说明。据说这件样品是从这些收获的麦子中取得的。

程序。 样品分成四份。一份用于喂食实验。少量样品用液态氮冷却，研磨后置于蒸馏水内令其悬浮在水面。取悬浮液 0.5 ml 用管子强喂一只雄性小鼠 (B57 BL)。小鼠几乎立即死亡。验尸的结果显示死亡是由于喂食管使食道受损造成的。随后以完整的麦粒饲喂两只雄鼠 (C57BL)，作为其唯一的食物 (无限制地供应食水)。这两只老鼠在 24 小时内津津有味地享用麦粒，并未显示任何生病的症状。最后，两只雄性大鼠 (Wistar, R-型) 在晚上食用 5 克麦粒，并未显示任何异状。三星期后，这些老鼠 (以及适当的对照老鼠) 均予处死。肉眼视查鼠尸并未发现任何异状。

制作了6件麦粒对照样品。其中三件加添了邻-氯苄叉丙二腈(CS-毒剂)(每件样品1.6毫克)。

分析结果。 实验室报告在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CS毒剂，但在原样品或对照样品中未测得任何化学战剂。

## 2. 降落伞的一部分

来源。 这件样品是阿富汗首领Maulvi M. Younus Khalis提供的。提供的背景情报如下：

1982年2月初，在Kandahar附件的村庄中，有一件象帐篷的东西从直升机中抛下。撞击地面后，发出不同种类的“烟”。这个“帐篷”(其实是一具降落伞)的一部分送交Peshawar。据说这件样品是这个降落伞的一小部分。

程序。 初步检视时，从这件样品切下1平方公分的小块用胶布贴在专家小组一名自愿人员左臂内侧的皮肤上。24小时后检视左臂。发现无反应。

原样品切成数小块，分成三部分。利用故意弄脏的降落伞布制成六件对照样品，其中三件加附了2,2'-硫化二氯二乙醚(HD芥子气)和CS毒剂(每件样品1.6毫克)。

分析结果。 两间实验室在加料对照样品中均测得HD和CS。在原样品和未加料的对照样品中均未测得任何化学战剂。

## 3. 附有滤毒罐的防毒面具

来源。 这件防毒面具由阿富汗首领Maulvi M. Younus Khalis提供，并提供了以下背景情报：

据说这具防毒面具取自1981年9月Pakthiar省Orgun附近一名死亡的阿富汗士兵身上。无法确定在取得这具防毒面具以前是否曾在任何据称发生的化学攻击中使用过。在取得这具防毒面具时，未在使用，取得以后，也未再用过。

程序。 打开防毒面具的滤毒罐，将罐子与碳滤粒分开。

罐壁略带灰色，显示曾经用过。将其切成小片，分成三份。制作了六份对照样品，其中三份加附了1.6毫克的HD和1.6毫克的CS。

最接近进气口的碳滤粒分成三份。从颗粒大小与原样品相似的浸透铬—铜—银的活性炭制作了六份对照样品，其中三份加附了HD和CS（每件样品各加附1.6毫克的毒剂）。

分析结果。 过滤罐样品：实验室在加料对照样品上测得含有HD和CS。在原样品和未加料的对照样品上，未测得任何化学战剂。

活性炭样品：有一间实验室在加料对照样品上只测得HD。另一间实验室报告测得HD和CS。此外，未测得任何其他化学战剂。

#### 4. 从一种据称是手持化学炸弹上取得的导爆线材料

来源。 这件样品是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交给专家小组的。样品的真正来源不详。据说，要用时，手持化学炸弹的顶部需要点火。炸弹投下后，当装有化学剂的部分发热，触发化学剂，使空气中带有毒性。

程序。 将“导爆线”切成小段，分成四部分。有一部分送往实验室进行点火试验。燃烧的情况不象导爆线，并且在燃烧时并没有任何放出有毒化合物的迹象。

利用部分燃烧的棉线制作了六件对照样品，其中三件用一般方法加料：每件对照样品加附HD1.6毫克和CS1.6毫克。

分析结果。 两所实验室均在加料对照样品中测得 C S 和 H D，但并未在未处理过的对照样品和原样品上测得任何化学战剂。

#### 5. 几颗不同的子弹和一支空投细箭

来源。 以下各种弹药由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的 Ustaf Sayyaf 交给专家小组：

(a) 四颗来源不详但据称有毒的子弹。据悉，如果被这种子弹击伤，就会中毒。伤口愈合极为缓慢。

(b) 一颗来源不详但书写为“Kalakou”弹的子弹，它与据称用于化学攻击的“dam dam”弹相似。

(c) 一支来源不详的空投细箭，据称含毒，除此之外，另无其他详情。

程序。 磨下弹尖，将金属填料合成一份样品。制作了一份纯铅填料的对照样品。由于这种样品的性质，认为无需加料。

分析结果。 只有一间实验室分析样品和对照样品，未测得任何化学战剂。

表1. 从巴基斯坦取得的样品的分析结果

CS = 2-氯代苯叉基丙二腈

HD = 2, 2' - 硫化二氯二乙酯 (芥子气)

TD = 2, 2' - 硫化二氢氧二乙酯 (HD的分解产物)

CB = 氯苯醛 (CS的分解产物)

<u>样品</u>	<u>实验室 A</u>	<u>实验室 B</u>
据称有毒的麦粒	—	—
对照样品	—	—
加料 <sup>a</sup> 对照样品	CS	3-5 ppm CS+CB
降落伞的一部分	—	含有大量碳氢化合物
对照样品	—	—
加料 <sup>b</sup> 对照样品	CS, HD	40-70 ppm CS+ CB, 60-75 ppm HD, 痕量 TD
防毒面具滤毒罐的碳粒	—	—
对照样品	—	—
加料 <sup>b</sup> 对照样品	CS, HD	2 ppm CB, 75 ppm HD 痕量 TD
防毒面具滤毒罐的气溶胶	—	—
过滤器	—	含有大量碳氢化合物
对照样品	—	—

表 I (续)

样品	实验室 A	实验室 B
加料 <sup>b</sup> 对照样品	CS, HD	150-350 ppm CS+ CB, 45 ppm HD, 痕量 T D
导爆线	—	大量碳氢化合物, H <sub>3</sub> PO <sub>4</sub>
对照样品	—	—
加料 <sup>b</sup> 对照样品	CS, HD	230-530 ppm CS +CB, 270-330 ppm HD
弹药填充料	c	金属混合物, 主要为 铅、铁、铜和痕量 乙酯中定剂
对照样品	c	铅

a 加添 CS 1.6 毫克。

b 加添 CS 1.6 毫克, HD 1.6 毫克。

c 样品未送往这间实验室。

## 附件四

### 1982年专家小组访问泰国时取得的样品

1982年专家小组现场访问泰国时，取得了一些实质样品，据称这些样品都与传闻使用化学战剂有关。关于这些样品的背景情报都载在本附件内。此外，这份附件也载明分切样品的程序，并总结化学分析的结果。

#### 1. 据说来自老挝带有黄色斑点的叶片

来源。 这件样品由 Ying Yang（见附件六）交给专家小组，他说这件样品是1982年10月18日在老挝 Nam Sam 村发生传闻的化学攻击后收集而得的。

程序。 这件样品是密迭的树叶和碎叶。这是一迭潮湿的叶片，其中有些叶片已略有腐烂。将样品的每一部分都细加分离，有黄斑之处用刀切出，并分切成三份小样品。

分析结果。 其中一件小样品进行化验，检测是否含有单端孢菌素，但未测得这种毒素。

#### 2. 灰棕色的粒状物品

来源。 这件样品由 Van Pao 将军所属部队的以前一名士兵 Song Leng Xiong 交给专家小组的。同时提供了以下背景情报：

据说这件样品是由“政府官员”连同注射器一起交给 Nam Put 村的一些村民的瓶中取出的。这件样品从一名据说目前仍住在老挝的居民手中取得，据称他说“政府官员”告诉的使用方法是將瓶中之物溶于水。然后将溶液射入或注入稻米、玉米、蔬菜等物，使其含毒。此外，还指出，同一种材料也可用于105mm炮弹或从飞机施放。

程序。 这件样品由一些看来带有粘性的灰棕色粒状物体组成。 颗粒大小约1—2mm。 这件样品分为两部分。

分析结果。 测得这件样品含有砂、紫色无机色素和2.3-二氢-2.2-二甲基-7-苯并呋喃基甲基氨基甲酸酯(虫螨威, CAS 登记号码1563-66-2)。 样品中氨基甲酸酯的浓度估计为1—5%。 分析这件样品的实验室指出, 这件样品可能与备供商用的氨基甲酸酯相同, 含有5%氨基甲酸酯, 并以砂作为载媒剂。 这种产品作为内吸性杀虫剂、杀螨剂和杀线虫剂使用。 氨基甲酸酯对哺乳动物有剧毒(小鼠的口服半致死剂量为2毫克/公斤)。

### 3. 血液样品

来源。 1982年11月2日, 专家小组在Ban Vinai 收集了两名难民Ying Yang 和 Vang Chue Kee 身上的血液样品, 据称他们曾于1982年10月18日受到化学攻击(详情见附件六)。 专家小组还从一名据说从未受到化学攻击的苗族难民身上抽取了对照血液样品。

1982年11月3日, 专家小组在Udon 还收集了一名自称曾遭化学攻击的难民Kai Lor 身上的血液样品。 该次化学攻击的确切日期无法肯定, 但认为发生在1982年7月或8月之间(详情见附件六)。

程序。 在Ban Vinai 取得的血液样品各分为两份。 其中一份立即送出进行分析, 以检定是否含有单端孢菌素。 另一份样品以及在Ban Vinai 取得的对照血液样品和在Udon 取得的样品都存放在联合国总部, 以应进一步化验之需。

分析结果。 在Ban Vinai 取得的血液样品中未能测得任何单端孢菌素。 据报检测限度为10—100ppb。

### 4. 尿液样品

来源。 连同血液样品, 还在Ban Vinai 从Ying Yang 和 Vang Chue Kee 以及在Udon 从 Kai Lor 身上收集尿液样品。

程序。 尿液样品未予再分即送往联合国总部，以便需要时进行化学分析。

#### 5. 据称从柬埔寨取得带有黄斑的叶片

来源。 这件样品是天主教紧急救济和难民处的 Bunlert Tharachatr 神父和 Jidbhong Jayavasu 医生交给专家小组的。据说这件样品是 1982 年 10 月 30 日柬埔寨 Sor Sann 村遭受化学攻击之后不久收集而得的。

程序。 原封未动的样品送往联合国总部。

#### 6. 水样品

来源。 来源和背景情报与前一件样品相同，但未注明收集样品的确切日期。

程序。 原封未动的样品送往联合国总部。

#### 7. 血清样品

来源。 这件样品是提供样品 5 和 6 的同一批人交给专家小组的，同时并提供了下列背景情报。

1982年11月5日收集了两位名叫 Po Sok Tia 和 Yen 的病人的血清样品。根据这两名病人的病历，都曾于 11 月 3 日受到炮弹溢出的黄色化学药品的毒害，嗣后并有腹泻和咯血的症状。没有详细身体检查的记录。

11月11日收集了 Ma Yong (男, 35岁) 的血清样品。11月6日, 他在村中接触到“黄雨”。接触“黄雨”之后不久就感头痛和无食欲; 他感到昏睡、心悸、恶心和呕吐。他还感到脸部肿胀, 有幻觉和头晕。在身体检查时, 他意识清醒、无烧并且身体上没有任何异状。

11月11日, 收集了 Sok (女, 60岁) 的血清样品。她于 11 月 9 日接触到“白雨”。接触“白雨”之后感到疲倦、视茫、头晕和咯血。她腹泻两天, 但无血及粘液, 胸腹感到一些疼痛。进行身体检查时, 她意识清醒, 除腹上部略软之外, 别无其他异状。



## 附件五

### 专家组访问巴基斯坦期间 进行的各次访问中的发言摘要

#### 医疗人员：

1. **Alif Khan** 医师，Peshawar 的 Hizbi Islami 医院医疗官。

自从他从阿富汗越境到此，已在这间医院工作了一年半。他亲眼看到米格式战斗机和直升飞机于1980年2月向 Spinjar (白)山地区进行的一次攻击。两天后，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2名男子、3名女子和5个儿童的尸体。他们身体发肿，但是找不到任何外伤。他听说许多山羊也死了。

他还说，1979年时，一些阿富汗人被邀参加一个餐会，当时就发生恶心、呕吐和腹泻的现象。那时怀疑他们是食物中毒。1980年3月，大约有60名战士被邀参加餐会，饭后都发生食物中毒的现象，其中有2名死去，其余的恢复正常。

他曾经看到约250名病人在受到毒气攻击后发了精神病。

2. **Mohammed Sharif**, Peshawar 的 Hizbi Islami 医院医疗官。

他是1981年4月间到巴基斯坦的，在医院里已经工作了3个月。1981年4月，在他到巴基斯坦来以前的5天，他曾亲眼看到一次对 Kantahal 附近的 Kasimpul 发动的攻击。一枚炸弹爆炸炸伤了1名男子和他的儿子。儿子被烧的已无法辨认，他的父亲大腿上有一个大伤口，血流如注。他向这些受害者进行了救治工作。

在他作学生时，他曾经碰到一个被毒气从 karez 的隐藏地点熏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因此生病，变得沮丧，后来被送到医院去。

Sharif 医生还提到1981年2月间的另外一次袭击，一个状似气球，直径为700厘米的物件从直升飞机或米格机上掷了下来，在到达地面以前就爆炸了，

散布黄色和粉红色的粉末。接触到的人说他们全身皮肤出疹，呼吁困难并且有流眼泪和打喷嚏的现象。皮肤上暴露部分发痒并变成棕色。医生用氢化可的松加以治疗。在35个接触到粉末的人中，有17人死亡，其中4人是当场死亡。

3. **Noor Mohammed, Peshawar** 的 **Hizbi Islami** 医院男护士。

他是在接受访问的五个月前到达巴基斯坦的。他曾于1981年6月在 **Worban Parwan** 受到一次袭击的2小时后向病人进行治疗。病人说他们感到呼吁困难、作呕和晕眩；他就在战场上给他们葡萄糖和可拉明。他发现受害者之一的身上出有疹状物，其他受害者有流鼻涕的现象，并且在七小时之内他们皮肤暴露部分发生了破裂和起水泡的现象。

由于事件发生在远离农村的地方，受到影响的只是该地区的农作物，人未受其害。

4. **Abdul Ghuffar** 医生，**Peshawar** 的 **Hizbi Islami** 医院的医疗官。

他于1982年1月4日诊治了一名病人，该病人称，在一枚炸弹爆炸后，他左手受到烫伤。他的皮肤感到不适，后来肤色转青，出现了伤口。医生包扎了伤口之后将其遣回。他于15天后再到医院来时，伤口情况更为恶化。Ghuffar 医生介绍他到一家政府设立的医院去治疗。在经过组织病理学的检验后，发现是扁平细胞癌。

5. **Shajehan, Peshawar** 的 **Hizbi Islami** 医院男护士

他在1981年10月曾亲眼看到一次袭击，但本人未受到伤害。一架直升飞机投下炸弹，有些在到达地面前即爆炸，冒出红色和绿色的烟。爆炸场所附近的人失去知觉达4至24小时不等，他们也受到烫伤。他用静脉输血的方法加以治疗。植物、树叶和草变得干燥和发生退色现象。

据称受害者

1. Dagarwal Bismilla

居住地: Wardak

职业: 指挥官

暴露地点: Wardak 前线

暴露时间: 1981年7月底

施放方式: 炮击

效应: 打喷嚏和咳嗽、头痛和失去知觉, 流泪、呕吐和腹泻。

2. Abdulla ; 男性; 已婚, 35岁

居住地: Wardak

职业: 军人(少校)

暴露地点: Harat , 三年前; Paghmar

暴露时间: 1981年

施放方式: 日出以前发生的炮击, 黑烟之后接着冒黄烟。

效应: 晕眩、头痛和喉头发紧; 眼睛发胀和流泪。

身体检查: 无异状

进一步资料: 治疗中包括注射盐水和葡萄糖。

3. Fazlullah ; 男性, 未婚, 22岁

居住地: Razana 村, Magool Ghazni

职业: 学生

暴露地点: Razana, Magool, Ghazni

暴露时间: 1981年12月, 下午1时

施放方式: 空中轰炸

效应: 流泪, 暴躁和易怒

身体检查: 这件案子发现是敏感性结膜炎, 后来经 Peshwar 的 Khyber

医院的眼科医生证实。

4. Sultan Jan, 男性; 已婚, 32岁

居住地: Qala; Nasro, Vlasvali Baghram, Villayet Parav, Paruvan

职业: 原为农民, 现为军人(战士)

暴露地点: Qalai, Nasro

暴露时间: 1981年12月

施放方式: 将瓶中液体倒入 Karez 的水中

效应: 呕吐、皮肤不适和发痒(达10天)

目前状况: 他声称直到现在他口中还有恶臭, 有时会发热。

进一步资料: Karez 的水会发出泡沫和声响, 并会发出臭味。在他把脚放进水中后, 脚上出现擦伤。

5. Salar ; 男性, 已婚, 35岁

居住地: Qarabagh, Parwah

职业: 农民

暴露地点: Qalai, Nasro

暴露时间: 1981年12月

施放方式: 将毒气放进 Karez

效应: 喉炎、胸痛、腹肿; 皮肤对日光过度敏感。

进一步资料: Karez 中发出气泡, 散发臭味。

6. Haji Mohamad Usman; 男性, 已婚, 31岁

居住地: Nani, Ulasvali Andar, Ghazni

职业: 农民, 后转为战士

暴露地点: Moha Dinkhel, Ghazni;

暴露时间: 1982年1月初

施放方式: 将毒气放进 Karez

效应: 他昏倒了1小时后复苏, 给他服食了盐水和盐汽。

现有症状: 坐了一阵后会发生头昏现象, 并且盗汗。

身体检查: 未发现异常现象。

进一步资料: 这名战士是藏在 Karez 内。 他的同伴受到的影响较轻。 武器的形状象日光灯泡, 约8吋长, 两头冒黄烟。

7. Faqir Gul ; 男性, 未婚, 25岁

居住地: Ahmadkhel Jagi Vilayet Paktia

职业: 学生

暴露地点: Hassau khel Ulasvalitagi

暴露时间: 1981年9月, 日出以后

施放方式: 喷射机发射冒出蓝烟的火箭

效应：恶心和呕吐，将湿毛巾放在脸上后觉得好些。

身体检查：无异状。

进一步资料：火箭为圆筒状，内装海绵状物质。有些战士将圆筒带回家中。

他说他将拿一些火箭壳来供专家组检验，但没有拿来。

8. Khazak, Alamdeen 的儿子；男性，已婚，55岁

居住地：Tanqi Wardak 省

职业：战士

暴露地点：Tanqi 地区，Wardak 省

暴露时间：1981年12月5日

施放方式：炸弹（黑灰色或黑红色烟）

效应：效应是逐渐发生的。烟有焦味，嗅觉受到刺激，流鼻涕和鼻炎；呕吐和腹泻，大便初呈绿色，然后渗血。

身体检查：无异状

目前情况：无显著变化

进一步资料：他在24小时中感觉不适。有的人受到的影响长达三天。他们的腿呈紧缩状态。鼻中有一液体流出，并且口中出血。

9. Gholam Mohomad；男性，未婚，28岁；父亲名叫 Abdul Ghafos

居住地：Mogkur, Gazni 省

职业：战士

暴露地点：Earkashan, Mogkar, Gazni 省

暴露时间：1980年12月

施放方式：不确定，但提到发生炮击以及飞机和直升飞机投弹的情况。

效应：他们感到晕眩，喉部阻塞和失去知觉达两日之久。然后他们开始呕吐和腹泻，大便中带血。

身体检查：无异状。

进一步资料：在总数约 1,000 人的 30 群人中间，24 人被子弹打死，40 人死于毒气，60 人受到毒气的影响，其中 3 人在 2 天后死去。毒气有腐蚀性。有两次，他看到一些戴着面具的俄国人。

10. Bari Khan ; 男性，已婚，40 岁；是 Adam Khan 的儿子

居住地：Zadran, Gardiz 省

职业：战士

暴露地点：Garda 城

暴露时间：1980 年 12 月

施放方式：飞机投炸弹

效应：失去知觉，呕吐和腹泻，大便渗血。

身体检查：无异状。

进一步资料：因为天太黑，他无法辨认炸弹是从喷气机还是从直升飞机投下。

11. Haji Khuda, Nazar ; 男性，已婚，30 岁

居住地：Atal Ghazni;

职业：教师，现为指挥官

暴露地点：在一片平地上，具体地名不详

暴露时间：不详

施放方式：用打气筒从桶中将毒气经管道打入 Karez

效应：有些人死了，他们的脸呈黑色，身体很快就腐烂。生还的人感到喉头阻塞，鼻孔出血和眼睛刺痛。有些人失去听觉。

身体检查：无异状

进一步资料：两月前越境到巴基斯坦。

12. Mohammed Akram ; 男性，30 岁

居住地：Laghar, Ghazni;

职业：神学学生，现为战士。

暴露地点：Turghri, Ghazni

暴露时间：第一次：1980年6月；第二次：1981年4月

施放方式：第一次：4架直升飞机投掷炸弹；第2次：将连在桶上的管子伸入洞中，然后将毒气灌入 Karez。

效应：第一次：他失去知觉，后来发生腹泻、恶心、晕眩和流鼻血的现象；

第二次：流鼻血，五天后复原。有10人死亡，尸体发肿。

目前症状：无

13. Dotani ; 男性，已婚，40岁

居住地：Masari Sharif, Balkh 县

职业：贩子，后为战士

暴露地点：Masari Sharif

暴露时间：1980年11月下午10时

施放方式：炸弹爆炸，冒出白烟

效应：流眼泪达两小时，吃酸乳酪和含脂牛奶后感觉较好。50人死亡。

目前症状：无

身体检查：无异状。

14. Agha Jaai ; 男; 已婚, 35岁  
居住地: 赫拉特  
职业: 体力劳动者, 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赫拉特  
暴露日期: 1981年8月  
施放方式: 飞机(轰炸); 绿色烟雾。  
效应: 昏迷一两个小时。  
目前症状: 无。  
身体检查: 无反常现象。  
其他情况: 他距离爆炸地点20—50米远。
15. Wali Mohammed; 男; 已婚; 45岁  
居住地点: 赫尔曼德谷, 乌鲁兹甘  
职业: 农民, 如今是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Halachi  
暴露日期: 15个月以前(1980年)  
施放方式: 直升机投掷炸弹, 放出青绿色烟雾。  
效应: 昏迷半小时。唇部肿胀。  
身体检查: 无反常现象。  
其他情况: 当时在一起的人全都昏迷过一段时间。
16. Saifullah; 男; 未婚; 24岁  
居住地: Waghaz, 加兹尼  
职业: 宗教学生, 如今是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第一次发生在Mangari; 第二次发生在Ashagual, Gasm  
以南。

暴露日期：第一次是1981年4月；第二次是1981年10月。

施放方式：第一次：飞机上投掷袋状物，在空中或地面爆炸；

第二次：用30至40米长的导管向躲藏地点喷放毒气。

效应：第一次（1981年4月）：流泪、视觉模糊；

第二次（1981年10月）：四类毒气：第一类引起窒息，并有难闻的气味；第二类使胸部感到压抑；第三类引起皮肤发炎；第四类引起皮肤灼伤。

身体检查：无反常现象。

其他情况：皮肤发炎不超过24小时。

17. Abdul Zahir; 男; 未婚; 24岁

居住地：Barki Barak, 洛加尔

职业：农民，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Dobandi

暴露日期：1982年4月2日

施放方式：直升机（炸弹）。

效应：攻击过后，他们饮用的水使他们感到不适。胃部不舒服，咽喉疼痛。一些人轻微受伤。

身体检查：无反常现象。

## 目击者

### 1. Khwajia Mohammed ( Sayed Mohammed 之子 )

居住地: 巴格兰省

职业: 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Chaiyet, Tat

暴露日期: 1981年1月

施放方式: 直升机投掷炸弹。

效应: 灰色烟雾使人窒息, 流泪, 5至10小时后呕吐, 腹泻其中带血, 并感觉晕眩。

第二次暴露地点: Chiaab, 塔哈尔省

第二次暴露日期: 1981年夏季

施放方式: 用皮管向地窖中喷放某种物体。

效应: 攻击后约12小时, 在地窖中发现尸体。清除尸体的那些人出现颤抖、晕眩、大量流泪等症状。尸体则腐烂、松软并开始脱落。

### 2. Dowlat Khan ; 男; 已婚, 27岁

居住地: Mogur (查布尔省)

职业: 为神而战的战士(小组指挥)

暴露地点: Karghan, Mukor District, 加兹尼省

暴露日期: 1981年9月

施放方式: 坦克炮轰和直升机掷炸弹。

效应: 流泪和大量分泌唾液。他的友人吐血, 其他人感觉晕眩, 不能站立。六人死亡。

其他情况: 炸弹触地后爆炸, 产生黑烟。许多人窒息而死。

第二次事件: 1982年1月加兹尼省 Behrana Mukhor 地区发生战斗。炮弹触地爆炸, 产生黑烟, 有强烈臭气。五人大量吐血后死亡。

尸体变黑。另外60至70人受到影响。 植物变黄，枯干。  
牛羊死亡。

3. Moulvi Arsala Ramani ; 男; 50岁

居住地: Valayat Paktika, Utasvali Urgun

职业: 宗教教师, Paktika 小组的总指挥

暴露地点: 加兹尼省

暴露日期: 1981年6月

施放方式: 小型炸弹掷入灌溉用地道。 他本人不在地道内。

效应: 所有的人都死了。 他看到尸体, 肌肉松软。

第二次事件: 两人被炸弹击中而死。 他们的衣着燃烧, 肌肉松软而分解。 身体被烧伤处流出黄色带血液体。 一名被俘获的阿富汗间谍招供说, 水中已蓄意下了毒。 饮用了这种水的一些人眼睛受损, 另一些人变聋。

第三次事件: 1981年5月, 一名被捕后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俄国人提到毒物的施放, 并对毒气面具的使用作了示范。 俄国人使用40发的步枪, 所发子弹使中弹人大喊大叫, 这在为神而战的战士之间是很不寻常的事。

4. Syed Agha ; 男; 未婚; 25岁

居住地: Mirakhel, 帕尔万

职业: 学生, 如今是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Mirakhel, 帕尔万

暴露日期: 1981年1月

施放方式: 直升机投掷炸弹, 产生青黑色的烟雾。

效应：3,000 至 4,000 名为神而战的战士之中有70名在4至5小时后死亡。一些人眼部发生症状；另一些人呼吸困难。他把手帕弄湿，掩盖口鼻呼吸，因而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同伴没有这样做。一些复原的人发生流泪的症状长达一年。他们尽管已能走动，但精神上一直存在问题。

目前症状：无。

5. Mamur; 男; 未婚; 17岁

居住地: Gardi Ghaus, Ningrahar

职业: 农民, 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Lughaki, Mohd Agha, Lughan 省

暴露日期: 1981年9月

施放方式: 空中发生爆炸, 烟雾到达地面时变成红色。

效应: 12人死亡。他以湿手帕掩口呼吸, 感到僵硬, 不能走动。

6. Khushal Khan; 男, 33岁

居住地: Qalai Yusuf, 洛加尔

职业: 军官, 如今是为神而战的战士

暴露地点: Tangi Syedan, Chardeh, 喀布尔

暴露日期: 1981年5月

施放方式: 空中; 飞机在麦田掷下炸弹, 产生烟雾。

效应: 人们失去知觉。当夏季末期人们去收割小麦时, 开始不正常地狂笑, 食用面粉后发生昏迷现象。

其他情况: 动物不吃那些小麦。攻击过后, 小麦增长率极低。他交给小组一些“污染的”小麦样品。

### 其他资料来源

#### 1. Gul Badin, Heizbi Islami 的领导人

他说，自由战士与阿富汗境内的苏联人作战。苏联部队每一师都有一个化学战分队。当其他武器不能得胜时，就使用化学武器，特别是用来赶出或杀死地道内的战士。当问及他的人员中是否有人具有军事知识能够辨认化学剂的种类，他答道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但一般而言，所用的化学剂通常引起晕眩和呕吐。他本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化学攻击。

#### 2. Haji Mohamed Ashur (Jalalabad), Haji Mira Jan (Pulihumari), Haji Sarbiland (Tagao) 和 Malik Adam Khan Shinwari; 皆为伊斯兰联合解放阵线的成员

他们说，他们接到一些人传来关于化学攻击的报道，但这些人们在阿富汗。报道中说：在巴达赫尚省的 Tukshan 和 San Madgan 村庄内，飞机和炮弹施放毒气。炸弹爆炸的整个地区变成黑色，并有臭气。在 Khandoz 省内，据称有 200 人死亡。同一天，Molasamed 村因毒气攻击而被摧毁。在 Konar 省的 Nongalam 乡，使用了常规和毒气炸弹。Nongalam 县的 Roganu、Turoboa、Mommarhill 和 Karm 等村庄内，80 人在毒气攻击中死亡。尸体呈黑色。Charikan 的 Bulgri、Malikanab、Dekazi、Awalbaya、Payau、Totembara、Insihatkhel 等村庄也发生类似的攻击事件。

在喷赤河沿岸的 Qalaizal、Shangar、Shani-Safed 等村庄，为神而战的战士躲藏在地道下。俄国人飞来一架直升飞机，把毒气浇灌在地洞内。在 Tohat，他们还带来钻机，钻出地洞以浇灌毒气。我不知道毒气是怎么带来的。

Kartash 村，100 名为神而战的战士正在进行周五的祈祷时受到攻击。

Peshar, Borak 省的 Opram、Kushkoot、Husko、Kalifaser 和 Obazak 等村庄受到毒气攻击。

Baklan 省的 Jarama 村内有 150 人死亡。1981 年 9 月，Takan-gel 受到毒气和炸弹攻击，有 25 人死亡。Takan 省，Daka 村内的用水受

到毒气污染。动物饮水后死亡。8月间，Tahan 省 Telghan 村有直升机施放黑色毒气。许多人死亡，有些人腹泻。

当问及他们是否有防毒面具或化学武器的碎片时，他们说，直到前一天才从美国领事馆听说调查小组前来的事。

### 3. Hazrat Sibghatullah Mujaddi

他说，1981年5月间发生一次飞机投掷炸弹事件。炸弹放出毒气，使草地变黑，人们昏倒。他又说，他不能确定是否有 Quetta 发生化学攻击的证据。







附件六

1982年专家小组  
在泰国进行面谈时的发言摘要

A. 据称在柬埔寨发生的袭击

医务人员

1. (世界观察协会) 医务协调员安德鲁·王医生

Sa Kaeo 营

他从1979年起就在难民中进行工作。从1979年12月至1980年4月，他在 Ban Vinai 服务；1980年8月他迁往 Kao I Dong，1982年6月以后他转移到 Sa Kaeo 营。

他说他在 Sa Kaeo 没有遇到过任何同化学袭击有关的事例。就他所知，难民营中没有人提及化学袭击。他说，如果有人提及这种袭击，在经常性的工作人员会议上应会有人提请他注意这种事。

当小组问及难民之中比较常见的疾病时，他说感染、痢疾、呼吸道问题是最常见的疾病。他又说，有少数人犯肺病和疟疾。

2. 沙曼医生，女，46岁

住处： Phum Thmei

职业：民主柬埔寨医务人员

她没有目击化学袭击，但她在民主柬埔寨境内治疗过因化学袭击而受伤的。1981年她在 O Srilao 首次遇到这种受害者。有三十人被送入医院，他们感到胸部剧痛、肚子不适、血便、尿闭、口鼻出血、头痛和头晕。有些人失去知觉

有些人不久就复原，有些人需要较长时间复原。 这些病人都接受了静脉注射（液体、盘尼西林、阿托品、氢化皮质素、樟脑），有些人需要注射20公升。

她又提到最近在 Sra Lao Chrum 发生的袭击。 伤员的病征同第一次事件相同。

### 据称的受害者

1. Sureat Sarai, 男, 已婚, 23岁

住处: Battambang

职业: 农民, 前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队长

接触地点: Battambang

接触日期: 1980年3月

投递方式: 60毫米迫击炮, 在离他2米处着陆

症状: 眩晕、10分钟后呕吐、体弱、行走困难、昏厥后被抬走。

目前症状: 不适、复视觉、眩晕、头痛、心悸。

身体检查: 心博过速(脉搏每分钟108下, 喷血量良好), 无其他异状。

2. Tui Sarom, 男, 单身, 22岁

住处: Kampong Thong

职业: 农民; 前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士兵

接触地点: Prao 镇

接触日期: 1982年9月28日

投递方式: 炮弹在身后50米着陆

症状: 眩晕、呕吐、体弱、尤其是抓握无力。 由朋友带去见医生。 十天后

左腿发麻。 十日后, 两腿浮肿。

目前症状: 全身发麻; 双腿浮肿。

其他资料: 门诊卡上的资料:

Tui Sarom ; 22岁; 体重: 60公斤; 体温: 37°C。

身体浮肿已五日

诊断: 一缺维生素 A

一缺维生素 B

一两腿浮肿

治疗: (a) 维生素 B

(b) 多种维生素 1x3x10

(c) Lasix 1x1x4

(d) KCl 1x1x4

3. Bin Eoon Vorn ; 男, 已婚, 29岁

住址: Battambang

职业: 士兵

接触地点: Thun Ta Mao, Tro Polk 省

接触日期: 1980年5月

投递方式: 一个M79弹在他10米之外爆炸。

症状: 眩晕、虚弱和昏厥。 他被抬进医院。

目前症状: 头痛、眩晕、视力差、易受刺激。

体格检查: 左脸麻痹; 视力减退。

其他资料: 在院医治粒性结膜炎和角膜溃疡。 1982年10月30日看见门诊  
部病历卡上的资料为姓名: Bun Norn ; 22岁; 男

陈述:

1982年6月20日——不适, 乳头肥大、角膜瘢痕

印象: 赫勃特氏粒性结膜炎

治疗: Synthemyetin

1982年8月8日——上结膜结滤泡，角膜混浊，怕光。

治疗：Synthemycetin

4. Yean Moeun：男、单身、25岁

住处：民主柬埔寨

职业：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战士

接触地点：Battambang省 Takoon

接触日期：第一次：1981年9月1日

第二次：1982年2月2日

投递方式：第一次：地雷爆发、产生绿烟

第二次：55mm迫击炮弹在5米外爆发

症状：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症状相似：胸部疼痛、恶心、虚弱、眩晕后失去知觉

目前症状：无

其他资料：第一次，五人当场死亡

5. Yin Noeun: 男、未婚、27岁

住处: 民主柬埔寨

职业: 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战士

接触地点: O Trang 区

接触日期: 1980年2至3月

投递方式: 溪水含毒

症状: 震栗、呕吐、腹泻、失去知觉一日

其他资料: 水味和水色不变。

二十人死亡

6. Mak Chheay : 男、未婚、27岁

住处: Phum Thmei

职业: 医院工作人员

接触地点: Ko Kong

接触日期: 1981年11月

投递方式: 飞机洒下黄色物质使溪水含毒

症状: 饮水后六分钟发烧, 胸部疼痛、呼吸困难、呕吐和血便。 三至四

人有类似症状, 两人死亡。

7. Dy Van : 男、未婚、26岁

住处: Phum Thmei

职业: 医院工作人员

接触地点: Ko Kong

接触日期: 1981年11月

投递方式: 含毒的水

症状: 洗脸漱口五分钟后感到眩晕。 十五日后腹泻

其他资料: 他没有注意到水味或水色有变化。

### 其他资料来源

1. Chea Chut: 男、已婚, 40岁

住处: Nong Chan管, 原为 Svey Rielg

职业: 管领导人

他说他本人未受到化学袭击, 但是管中有人说他们受到化学袭击。他第一次是在1980年从Kiri省的难民听到化学袭击。他看见受到化学袭击的人, 他们一般很虚弱并且常常昏厥。一般来说, 他让管中的医生为较轻微的病人看病, 但对于病情严重的病人, 他将他们送往医院。

2. Toth Kim Seng: 女、单身、35岁

职业: 民主柬埔寨红十字会秘书长

她说她一直在注意同化学袭击有关事例。1982年2月, 在附近医院治疗的十七个病情严重的病人都复原了。当小组问她, 柬埔寨那一区受到化学袭击, 她说, 化学袭击在全国不同地区发生。当小组问她, 她有否记录这些袭击, 她说, 保持记录非常困难。她又说民主柬埔寨红十字会在全柬埔寨收集有关化学袭击伤亡人员的资料, 并同其他救济组织保持接触。

3. 曼谷天主教紧急救济和难民办事处执行主任Bunlert Charachatr 神父和  
医务协调员 Jidbhong Jayavasa 医生

他们说他们在柬埔寨 Sok Sann 村从1982年10月29日开始受到一系列据称的化学炮弹袭击后访问了该村。受到袭击的地区主要在该村外围, 只有一个炮弹在村内爆炸, 但是“黄烟”还是飘到该村。村人的水源是村外的一条小河。在袭击发生后喝了河水的人在几小时到一小时后发生腹泻和呕吐。有二十七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但只有两人有血便。Jayavasa 医生自

已检查了其中一名据称的受害者，但没有看出任何皮肤或粘膜损害或任何显著的胸部或腹部症状，但病人期有轻微的发烧。总的印象是该人受到某种感染。

据说在袭击发生后在 Sok Sann村收集到的若干样品已由 Tharachat 神父和 Jayavasa 医生交给小组。关于这些样品的详细情况见附件四（样品 5-7）。

## B. 泰国境内的事件

### 医疗人员

#### 1. Prakongsri Waehara ; 男，单身；22岁

住址：Ban Sa Tong

职业：保健干事

攻击地点：Ban Sa Tong

攻击日期：1982年2月19日

大约早上9:00 - 9:30时，他看到一架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大约10点时，村民来告诉他们注意到村内有些黄色粉末。他在一名叫做 Kam先生的村民的房子那里收集了样品，那里粉末较多，他把样品交给了边界巡逻警察。然后他着手调查这次事件，他拿了一些树叶带回他的办公室，并以无线电向当局作了报告。后来一些边界巡逻警察来问他要样品，他们把样品带走了。他们自己也收集了一些样品。当天府保健官员来到该村。他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医生从曼谷来到现场调查这一事件。一周后，一队由县医院来的医生前来检查病人。

#### 2. Ounruen Pruteep ; 男；单身，27岁

住址：Ban Sub Tha Mau

职业：村保健干事

攻击地点：Ban Sub Tha Mau

攻击日期：1982年2月19日

他没有看到飞机，但他看到村内和保健室后面水箱上的黄色物质。村民洗掉他们屋上的物质但次日黄色物质又重新出现了。他警告村民不要喝村内蓄水池受到过黄色物质污染的水，他然后用无线电通知府当局，报告了这次事件。攻击的七、八天后，村民开始出现头痛，腹泻和头晕的情形。他还注意到有些村民皮肤出疹，但没有人要求治疗。他开了四环素和磺胺素给腹泻的病人，一天后他们就好了。但是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吐出黑色呕吐物，大便带血呈黑色，鼻子和咀流血。他被送到省级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被诊断为患了疟疾。

#### 据称受害者

1. Tanyavudhi Kam ; 男; 已婚; 64岁

住址: Ban Sa Tong

职业: 农夫

接触地点: Ban Sa Tong

接触日期: 1982年2月19日

施放方式: 不明

影响: 疲劳, 食欲减退, 有便秘倾向

目前病痛: 相信他的健康退化; 经常着凉

身体检查: 未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进一步资料: 许多人生病。他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死去。但有些"Tailor ant"死了。

2. Tueykratoke Kam ; 男; 已婚; 57岁

住址: Ban Sa Tong

职业: 农民

接触地点: Ban Sa Tong

接触日期: 1982年2月19日

施放方式：空中喷洒

影响：攻击三日后喝了水。五至六日内他开始呕吐，呕吐物有血斑。他感到头晕目眩而且关节痛。

目前的病痛：呕吐继续了一个月；呼吸困难，尤其在晚上。他没有看医生。

3. Sangchand Mun ; 男; 已婚; 39岁

住址：Ban Sa Tong

职业：农民

接触地点：Ban Sa Tong

接触日期：1982年2月19日，下午2:30

施放方式：不明

影响：处理过黄色物质后，他洗了手。他感到头痛和肚子痛。

目前病痛：无

进一步资料：他注意到他邻居屋子的屋顶有一些黄色物质；他收集了样品，把它给了保健干事。

4. Kumkunmuang Pan ; 男; 已婚; 44岁

住址：Ban Sub Tha Mau

职业：农民

接触地点：Ban Sub Tha Mau

接触日期：1982年2月19日，上午9时10时之间

施放方式：不明

影响：感到虚弱

目前病痛：无

进一步资料：他的小孩和他邻居都病了。他注意到他的屋子四周的植物和地上和阳台上都有黄色物质。

5. Jumphasri Pranee ; 女; 已婚; 24岁

住址: Ban Sub Tha Mau

职业: 农民

接触地点: Ban Sub Tha Mau

接触日期: 年初

施放方式: 不明

影响: 腹泻

目前病痛: 无

进一步资料: 她的小孩和狗都没有受影响。她看到好些屋顶上有黄色物质。

6. Srikhum Pramua; 男; 已婚; 52岁

住址: Ban Sub Tha Mau

职业: 农民

接触地点: Ban Sub Tha Mau

施放方式: 不明

影响: 腹泻

目前病痛: 无

进一步资料: 村民有轻微腹泻。 动物不受影响。 植物出现干斑。

目击者

1. Sornnila Ta; 男; 54岁; 已婚

住址: Ban Sa Tong

职业: 农民

攻击地点: Ban Sa Tong

攻击日期: 1982年2月19日

施放方式: 不明

他正在他的田里工作, 他的地大约在村东北方三公里处。 大约下午5时, 在他回家的路上他注意到植物上有些黄色粉末, 回到家时他发现水箱盖上有黄色粉末。 他听到村民正在讨论着关于一架飞机施放黄色物质的情事。 然后他用村蓄水池的水冲洗水箱盖并用布擦干。 他注意到, 每当黄色粉末碰到树叶, 树叶就会出现干斑。 当被问及动物是否受到影响时, 他说只有“Tailor ants”死了。 他的家没有人受到不良影响, 他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其他村民受到影响。

2. Dhammruka Korn; 男; 53岁; 已婚

住址: Ban Sa Tong

职业：商店经营者

攻击地点：Ban Sa Tong

攻击日期：1982年2月19日

下午他在店里听到飞机声但没有出去观看。不久后他听到人们在讨论散布村内的一种黄色物质。后来，在他离开店时，他看到波纹铁屋顶和植物上有粉末。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物质是粉状的；当他用触摸掉到桶底的物质时，他有摸到海棉的感觉。他把桶洗干净，但好些天后仍有黄色物质的斑点。他的家人用没有盖子的水缸中的水洗澡后出现了皮肤痒和眼睛发炎的情形。

3. Homvong Pueng; 女; 已婚; 78岁

住址：Ban Sa Tong

职业：家庭主妇

接触地点：Ban Sa Tong

接触日期：1982年2月19日

施放方式：不明

影响：无

目前病痛：无

身体检查：无不正常现象

进一步资料：“Tailor ants”死了。她的孙子在学校未受影响。

4. Premprasit Sutin; 男; 已婚; 60岁

住址：Ban Sa Tong

职业：农民

接触地点：Ban Sa Tong

接触日期：1982年2月19日

施放方式：不明

影响：无

日常病痛：无

进一步资料：他七岁大的儿子未受影响。 他看到他的屋顶和植物上有黄色斑点。

其他资料来源：

1. Boonyapipatana Sachart; 男; 已婚; 42岁

职业：Pom Nam Ron县干事

Ban Sa Tong 和 Ban Sub Tha Mau 两个村庄受到了黄色物质的影响。 这两个村庄都在占他武里府第六县内，离柬埔寨边界只有12公里。 今年二月事件发生前有一天发生了侵入泰国边界4公里的事，其中有五名边界巡逻警察丧生。 大约早上8:30-9:30之间，村民们看一架单引擎飞机，其上没有任何识别标帜，它在该地区上空洒下一种黄色物质。那架漆成白色的飞机在该地区内停留了大约八、九分钟。 大部分黄色物质集中在村蓄水池一带。 收集了样品并送到曼谷的较高当局。 县干事从保健当局得知，黄色物质是有毒的。 他还说洒在 Ban Sa Tong 的量较 Ban Sub Tha Mau 为多。 一两个人说皮肤出疹，当局保健官员对他们作了检查。

还收集了水的样品送到曼谷的较高当局。 他说区域内的动植物没有受到影响。

当小组问他分析的结果是否显示出不应饮用蓄水池中的水时，他说情况并非如此。

2. Fechanont Suksant; 男; 57岁; 已婚

住址: Ban Sub Tha Mau

职业: 学校校长

攻击地点: Ban Sub Tha Mau

攻击日期: 1982年2月19日

他在村里担任老师已有四年。下午他听到飞机的声音, 因为他在室内, 他没有看到它。三天后他开始听到有关黄色物质的事。事件发生后他没有注意到学生有不正常的缺课情形。但是, 有人告诉他大约10公里以外的村庄里有人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并接受了治疗。攻击后他用放在屋外, 显然受到黄粉污染的水缸里水装满了他浴室里的水槽。他注意到碰到水的昆虫都死了, 一只青蛙跳入水槽里也立刻就死了。

3. Kromlang Chamlong; 男; 36岁; 已婚

地址: Ban Sub Tha Man

职业: 村助理监工

攻击地点: Ban Sub Tha Man

攻击日期: 1982年2月19日

他一早离开家去挑水, 他看到一架没有任何标帜的飞机。稍后, 他看到一些黄色物质。他向村监工报告了这件事, 因为较早时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说在柬埔寨使用“黄雨”的事。监工警告村民不要接触黄色物质并向无线电人员报告这件事, 他们又将此事向更高官员作了报告。因此, 医生和县级官员来到村里, 他帮助他们收集样品。样品不是从屋顶和蓄水池中收集来的而是从地上和植物上收集来的。当局告诉村民把水缸盖好, 不要食用看来受到污染的蔬菜。村民除了腹泻外没有任何不良症状, 腹泻是事件发生后15天之后出现的。

4. Wittaya Koranee; 男

地址：曼谷

职业：曼谷电视第七台的记者

在开车采访 Sub Ta Lee 村战事的新闻时他迷了路。他在 Sub Tha Mau 村停下来喝水。认出电视台车子的村民请他去检查掉得到处都是的黄色物质。他认不出那是什么，但他请了摄影师把有黄色物质的地方拍入影片。村民告诉他 10 点钟时一架飞机盘旋了三四次，在蓄水池一带洒下了黄色物质。保健官员从树叶上取下了样品送到府保健当局。他到府保健室，但那里没有人。他看到黄色斑点均匀地散布在屋顶、水缸和地面上。他没有注意到村民的身上和衣服上有黄色斑点，他们也没有人说受到不良影响，但他们看上去很害怕。他们在村里停留了两小时，但没有去碰黄色物质。

他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件事，因为他从未听说过泰国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他只采访地方新闻。

他告诉村民不要饮用蓄水池中的水。次日他回到该村看到一块标帖写着“勿饮用”。

5. Panat Maleehoan; 男

地址：曼谷

职业：曼谷电视第七台的司机

日期：1982年2月19日

他迷了路因为他不熟悉那一带。他问村民，他们告诉他向前开，但是开了一阵之后，他遇到一批建筑工人，他们告诉他他开错了路。他停下来在当地一家店里喝水，并与村民闲谈。他看到屋顶上、房子的阳台上，植物和水缸上有黄色的物质，大约村里一半的房子上都有，尤其是靠近蓄水池的房子。他向警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看到有任何村民生病。他在村里停留了半小时以前他从没有听到过有关黄雨的事。

### C. 老挝境内攻击事件的说词

#### 医疗人员

##### 1. Ocampo Teofilo 医生, 男, 50岁

住所: Nong Khai 营

职业: 医师, 天主教救济事务处

他所 Nong Khai 营现已正式关闭, 从1982年3月1日起只有15名难民抵达该处; 男5名, 女6名, 男童3名, 女童1名。他并未听到这些人就化学武器攻击事件提出的任何指控。他也没有遇见化学武器攻击的任何受害者。即使是在他抵达难民营之前当他仍在柬埔寨边境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受过化学武器的攻击。当被问及医疗记录时, Teofilo 医生提到说, 医疗记录已被保留起来, 但现在无法找到, 因为这些记录不是已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就是被烧毁了。医疗记录保留一年以后, 同现已转移到第三国的难民有关的所有记录都被烧掉不再保留。当被问及难民中最常见的病症时, 他说最流行的疾病是疟疾、贫血、寄生虫病和营养不良。

##### 2. Stafford D. Bourke 医生

住所: Ban Vinai 收容中心

职业: 从1982年3月起担任医官

他是一名世界视野社的医务协调专员, 同声称受过“毒气攻击”的若干人有过接触。他极为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叙述和检查了他们的身体, 以便决定所作的指控是否同东南亚流行的疾病有关。他说, 根据他所作的检查他查到的皮肤病并非典型病例。他无法证实受他检查的任何人是否曾受到化学攻击, 虽然许多人声称他们的症状是在受到这类攻击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他检查了一名病得很重的小孩，诊断出这名小孩是患上麻疹。当他向这名小孩的母亲问到其他小孩的情况时，她答复说，七个小孩受到“毒气攻击”只有一个活了下来。两个即刻死去；五个嘴吧出血，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她还告诉他，有160个人在受到毒气攻击后腹泻不止，便中带血，而且这些人三天后都死了。

他说，他和难民营医务人员中的另一名医生 Bird 医师曾向到医院看病的所有病人提供一份问题单。如遇有自称最近受到毒气攻击的情况，他会取下样血送到曼谷，以便提供给有兴趣的任何大使馆进行化验。他说，在1982年4月16日，有213名越过湄公河的难民声称他们曾受到“毒气攻击”，其后有38名病得很厉害。此外，有一名四岁小孩和一名老人在受到攻击后死去。他和 Bird 医师前往河边检查了这些难民，注意到其中两、三个人身上有奇异的红疹。除了这一特别的症状外，这几个难民的一般情况同长时期跋涉的任何一名难民都没有两样。他从受到感染的这几个难民抽了样血送到曼谷化验，但是并没有什么肯定的结果。他后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即因为受到“毒气攻击”而发病的难民，不是12岁以下的小孩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

有些人声称，他们在服食鸦片后情况已经好转。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抵达难民营。其中一两个人声称尿液中和大便中带有血液。

他提到 Amos Townsend 医生来过难民营，对声称受到“毒气攻击”的病人表示相当感兴趣。他要求将这些受到感染的人的样血送交给他。世界视野社指示 Bourke 医生将样血送给需要这些样血的曼谷各大使馆。

Bourke 医生向小组出示了医疗记录和装有上述已填妥的问题单的档案

### 3. Andrea Crossland, 女

住所: Ban Vinai 营

职业：注册护士、助产士（流行病学家），国际援救委员会

过去一年她曾经跟残废难民打过交道，其中有些人告诉她在受到化学攻击后胸腔出现了问题。据她说，从1982年9月15日以来，她就同Townsend医生一起，专门治理受到化学攻击的病人。

她指出，在1980年时，人们更多地抱怨鼻子出血、头痛、关节痛和肌肉痉挛的情况。现在虽然症状的性质不同，但病人已比较少报告出血的情况，所报告的呕吐和腹泻症状也似乎性质较不严重。但是皮肤感染的情况则更明显。

#### 据称的受害者

1. Phetchomphu Houmphan, 男, 34岁, 已婚

住所: Souvan Nakhét, 老挝

职业: 士兵, 中尉官价

受到毒害地点: Muono Svi, Sienokhvong

受到毒害日期: 1981年12月11日

散毒方式: 单引擎双翼飞机散放毒雾

受害情况: 他躲在掩体下。三天后皮肤发痒和咳血。他在医院中治疗了20天。

复原期: 连续咳嗽15天, 皮肤出现红疹一个月。

进一步资料: 未能识别毒雾颜色, 但似乎是黄色、白色或红色。植物受到影响, 牲畜似乎奄奄一息。

2. Seng Pao Moua, 已婚, 32岁

住所: Phu He

职业: 务农

受到毒害地点: Phu He

受到毒害日期: 1982年3月

散毒方式: 听到一架飞机飞过, 但未见到飞机投下任何东西。稍后他注意到衬衫和皮肤上出现黄点。

受害情况: 30分钟后眼睛看东西出现双重影象, 口中吐血, 胸腔疼痛, 皮肤出现带有脓液的红疹。

带病期: 20天; 目前已完全康复。

进一步资料: 狗吃了受到感染的米饭后不治而死。他收集到了一些米饭样品, 交给泰国当局。

3. Lor Xiong, 男, 15岁

住所: Phu He

职业: 务农

受到毒害地点: Phu He

受到毒害日期: 1982年3月

散毒方式: 注意到衬衫上有些黄色物质, 但不知道这些毒物是如何散放的。

受害情况: 发痒、呕吐和咳血; 第二天肚子疼痛。

身体检查: 未查出有不正常情况。

进一步资料: 一名老妇死去; 另有一只鸡死去。他母亲和两个姊妹也受到感染。

4. Ly Leo Pao Xiong, 男, 未婚, 16岁

住所: Phu He

职业: 务农

受到毒害地点: Phu He

受到毒害日期：不详

散毒方式：听到一架飞机飞过；见到树叶和地上出现黄点。

受害情况：第二天皮肤发痒，其后出现红疹。当稍后问到他的鼻子、眼睛或胸腔有无受到任何影响时，他答称出现胸口疼痛、双重视觉、泻肚和吐血等症状。

发病期：一天。

5. Song Yang, 女, 35岁, 已婚

住所：Nam Ja

职业：务农

受到毒害地点：Nam Ja

受到毒害日期：1980年收割时节（10月至12月）

散毒方式：两架飞机投下火箭。散出的物质呈黄颜色。

受害情况：小孩到外边游玩，回家后出现腹泻、呕吐和口吐泡沫等情况。两个小时后有两名小孩死去。

进一步资料：士兵前来将小孩带走。十天后这些小孩的嘴吧开始肿烂，牙齿掉落。一个半月后其余的小孩均告死亡。

6. Youa Vang, 女, 23岁, 已婚

住所：Ban Don, Long San

职业：不详

受到毒害地点：Ban Don

受到毒害日期：1980年11月

散毒方式：有人说一架飞机投下了某些东西。

受害情况：木薯的茎枯萎而死。树木开始腐烂。用木薯喂猪后，猪全部死去。二十天后她到稻田工作，抵达时出现头痛、晕眩、视觉模糊和一阵阵呕吐的情况。她夜间无法睡觉，持续生病达六个月。

进一步资料：稻田受到毒害，稻作产量降低。猪吃过田里割下的大米后全都死去。抵达难民营时，她生下一个小孩，“肤色呈绿色”。其后这个小孩情况有了好转，但接着又发绿死去。

7. Ying Yang, 男, 19岁, 已婚

住所: Pha Chong

职业: 务农

受到毒害地点: Nam San

受到毒害日期: 1982年10月18日

散毒方式: 中午时分他见到头上有架飞机在盘旋。2点左右, 他注意到树叶上有些黄色物质, 于是收集了样品, 在小组访问他时交给了小组。

受害情况: 5点时他感觉头晕目眩, 好象眼睛要“跳出来”一样。他开始拉肚子和呕吐。他服食了鸦片。一天后皮肤开始发痒和出现红疹。他说他仍然还有胸口疼痛和拉肚子的症状。当被问及他是否看了难民营的医生时, 他说他已看了医生, 但医生没有拿药给他。

身体检查: 腹部、腋下、腹股沟、臀部、足部和脚趾间到处出现红疹。经皮肤病医生进一步检查后显示, 其症状是属真菌感染(圆癣)。

实验室化验: 皮屑: 真菌阳性反应

血球图: 无白血球减少症状

念珠菌血液化验: 阴性反应

8. Vang Chue Kee, 男, 26岁, 已婚

住所: Phu He

职业: 务农

受到毒害地点: Phu He和 Nam Sam之间

受到毒害日期: 1982年10月18日

放毒方式: 中午时分他听到一架飞机飞过, 但没见到这架飞机。其后他到了田

里，看见稻叶和地上有黄色物质。当时他同Ying Yang 在一起  
(参看对前一个人的访问)。

受害情况：他感觉头晕目眩，眼睛要“跳出来”一样。他服食了一些鸦片，感觉舒服些。第二天鼻子出血，并开始拉肚子。但是他没有呕吐，只觉得心脏悸动。

复原期：一个星期；但是耳朵仍感觉疼痛，鼻子也不舒服，常打喷嚏。

身体检查：周身皮肤出现红疹。同两名泰国皮肤病医生会商后，被诊断为圆癣和花斑癣。

实验室化验：皮屑：真菌阳性反应

血球图：无白血球减少症状

念珠菌血液化验：阴性反应

9. Mai Vang, 男, 15岁, 未婚

住所：Phu Sao

职业：务农

受到毒害日期：1981年6月某日中午

受到毒害地点：Phu Sao

放毒方式：听到一架飞机飞过头上之后，注意到地上有黄色物质。

受害情况：先是晕眩，其后感觉头痛、双重视觉，“好象眼睛要跳出来一样”。当天晚上，开始拉肚子、呕吐和心脏悸动。他服食了鸦片。

复原期：20天

进一步资料：他家五口人都受到类似的感染。他的母亲和妹妹首先复原。其他家庭的人也受到感染。有一家人全部死掉。种的稻子(稻田)都发黄枯死。有一匹马吃了受污染的玉米后抽痉而死。

10. Kao Moua, 男, 28岁, 已婚

住所: Phu He

职业: 务农

受到毒害日期: 1981年4月

受到毒害地点: Ban Pha Ngung

放毒方式: 不详, 但见到食物和帐篷上有黄色物质。

受害情况: 头痛、视力模糊、腹泻兼便血、呕吐。感觉喝醉一样, “好象眼睛要跳出来”。喘不过气来。他服食了鸦片。

进一步资料: 黄色物质先是呈牛奶状, 其后变干。有六个人受到感染, 病得很厉害。

11. Kai Lor, 男, 29岁, 单身

住处: Phu He

职业: 农民

受沾染地点: Phu He

受沾染日期: 1982年9月15日

投递方式: 飞机(但是他并没有看见)

症状: 视觉模糊、腹泄发烧、五天之后皮肤发痒。吸食鸦片之后觉得比较舒服

其他资料: 他的兄弟也被沾染但病情较轻。有一个妇女和她的丈夫吃了被沾染的食物; 这个妇女死了, 但是她的丈夫吸食了鸦片后仍然活着。

12. Lg Ton Vang, 男, 28岁, 已婚

住处: Phu Chia

职业: 农民

受沾染地点: Nam Pon

受沾染地点: 1982年4月8日至25日

投递方式：用直升机喷撒

症状：化学物质使树叶洞穿。他用一块布掩护自己，因此未被沾染。他的母亲、妻子和姐妹感到视观模糊、头痛、癫痫症发作、丧失知觉。服用鸦片之后病情有所好转

其他资料：他检了一”样品，后来交给汤森医生。

13. Vang Chu ,男、22岁、已婚

职业：农民

住处：Phu He

受沾染地点：Paa Ngun

受沾染日期：1982年3月10日

投递方式：在一架直升机飞过之后，他看到周围覆盖一种乳状物质。这这  
种乳状物质一会儿就干了

症状：两天之后，他的手上起水泡、既不痒也不痛。他也感到眩晕。吃了  
被污染的食物的人腹泄便血、眼痛流泪、胸痛、咳嗽、流鼻涕

复原期：咳嗽需要一天、腹泄一个星期、发痒则需一个月

其他资料：他们收集了样品、交给苗族族长

14. Nao Thao ,男、22岁、单身

住处：Phu He

职业：农民

受沾染地区：Pan Wong

受沾染日期：1982年6月20日

投递方式：不详，但见黄色物质降落

症状：头痛、流鼻涕、腹泄、喉咙痛、胸痛

发病期：一天

其他资料：6个人被沾染。他们服用了鸦片和香茅草。除了他以外，其他  
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另外两个人死亡。他搜集了黄色化学物质

的样品，并且带到泰国。 美国大使馆的代表带他到曼谷治疗

15. Xiong Pao Her ,男、25岁

住处: Pha Mai

受沾染地区: Pha Mai

受沾染日期: 1978年

投递方式: 听到喷气机的声音。后来他看见树叶和蔬菜上有黄色斑点，但是地上都没有

症状: 吃了蔬菜一小时之后，他觉得眼睛痛，但没有流眼泪、咳嗽。 他服用了草药。

其他资料: 有10个人吃了蔬菜之后腹泄。 一天之后三个小孩死亡，翌日另外四个也死了。

据称目击者

1. Xai Kur Lor ,男、45岁、已婚

住处: C/4, Q/3, B/1, R/1, KM52

职业: 农民

攻击的日期: 1982年8月

攻击的地点: KM52

三个月以前他目击这项攻击，地点在离他住的地区约52公里之处，时间约在下午2时。 有一架飞机看来象B-52飞过，并且喷撒了一些东西。 他两个外甥到河里游泳。 他们感到眩晕，因此不得被从河里拉上来。 有些黑色的物质沾在他们的身上，之后他们开始呕吐和腹泄，他们服用了鸦片之后，不再感到眩晕，但是腹泄却持续了10天。 问他是否能够分辨飞机喷撒的物质，他说是一种黄色的东西。

其他资料来源

1. Vang Meng, 男、40岁、已婚

住处: Ban Vinni Camp

职业: 苗族族长

他说在营区他碰到过100个化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并且他已经报告了营区医生。 有一群受害者在1982年10月27日和28日之间抵达营区, 他们带来一些样品, 打算交给专家小组。

他又说, 根据难民所说的消息, 化学武器仍然在老挝使用。 根据据称的受害者提供的消息, 老挝的官员告诉他们, 他们受到美国人的毒气攻击。 再者, 老挝的官员并没有设法给受害者进行治疗。

2. Song Leng Xiong, 男, 43岁

住处: Phu Chia

职业: 苗族族长

攻击日期: 1981年8月18日

攻击地点: Poa La Tan

他于1982年9月6日来到营区。 他从来没有受到化学武器的攻击, 但是在1981年8月, 他远远地看见一架飞机。 他没有看见飞机施放任何东西, 但是其他人告诉他飞机的确放出红的和黑的烟。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十五天, 他到Poa La Tan村去他看见村民腹泄、发烧、感到体弱无力、肤色苍白。 470个村民之中有140人受到感染, 有15个人死亡。 在该地区的所有动物都死了。 他没有注意到植物的叶子上有任何东西。

他又说, 他获得情报称老挝的政府官员分发某种粉末给某些人, 叫他们把这些粉末溶入水中, 然后把这种溶液注射到蔬菜中, 使吃了这些蔬菜的人中毒。 他从一个人那里获得了这种物质的样品, 那个人告诉他, 这种物质可以用来制造105毫米的炮弹, 或者用作飞机喷撒的物质。 他已经把这种物质的样品交给专家小组。

在问及他自己有没有见过任何受害者时，他说，1982年8月当他在 Pao La Tan，该地区的官员告诉他那里有两个受害者。有一个少女的手臂因为化学武器攻击被沾染，最后她的手臂被割掉。后来她死了。另外一个女孩吃了被有毒物质污染的食物之后，她的脸肿起来，牙齿也掉了。后来她也死了。

### 3. 阿莫斯·汤森医师 国际援救委员会，曼谷

专家小组在前一次访问泰国时应汤森医师的请求，于1982年11月6日在亚太经社访问了汤森医师。

他说他曾经参与收集资料和样品，并在黎府和廊开省的苗族以及一部分的红色高棉士兵中据称是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检查。他说，自1981年1月起他曾经全时借调给美国驻曼谷大使馆。自1982年9月1日以来有一位助产士安德烈亚·克罗斯兰女士，帮助他收集资料和样品，汤森医师说他经常把他所获得的样品交给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和美国的私人实验室。他又说，但是他从来没有鉴定这些实验室分析的结果。

他告诉专家小组说，该区域仍然流行疟疾，但是营养不良的情况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他告诉专家小组说，他认为在东南亚使用的致命和非致命的各种化学武器至少在1975年就曾经在老挝使用过，1979年在柬埔寨使用过。

汤森医师去年在他会见专家小组时，他已经深信化学武器正在东南亚使用，根据后来他从据称的受害者和目击者所得的报告看来，他认为他没有理由改变他以前的看法。再者他认为，使用这种化学武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 Hmong s 或将他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此外他仍然认为“对苗族使用化学武器是一种利用‘人这种实验室动物’在他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基本的实地实验的形式”。

表1. 从泰国 BAN SA TONG村每月门诊记录得出的发病率

	2月(15-28) a	3月(1-31)	4月(1-30)	5月(1-31)
受伤	13	23	28	21
眼疾	5	15	6	6
耳、鼻、喉病	3	4	5	8
呼吸道障碍	61	98	92	47
胃肠道障碍	26	73	52	43
皮肤病	7	41	30	26
头痛	11	28	17	17
病因不明的发烧	11	39	35	38
体弱无力	20	70	47	43

a 1982年2月19日发现黄色化学物质

表2. 访问在泰国掘称的受害者的症状摘要

采访编号	中枢神经系统				胃肠道				呼吸道				皮肤			一般			其他			
	眩晕	头痛	震颤	失去知觉	视觉障碍	恶心	呕吐	腹泻	便秘	胃痛	疼痛	呼吸困难	咳嗽	咳血	鼻病	发痒	出疹	生疹发脓		体弱无力	疲劳	发烧
KV1	X			±	X		X												X			持续半个月
KV2	X					X													X			大腿感觉麻木
KV3	X																		X			
KV4	X			X		X					X								X			有一个人当场死亡
KV5				X		X																有20个人死亡
KV6		X		X		X	X <sub>B</sub>		X	X	X	X										有两个人在喝水之后5-6分钟死亡
KV7		X					X		X	X	X											只洗了脸和嘴
TV1									X										X			鸡死亡
TV2		X					X															5-6分钟之后呕吐
TV3																						蚂蚁死亡
TV4																						
TV5		X																				蚂蚁死亡

表2. (续)

采 访 编 号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胃 肠 道				呼 吸 道				皮 肤			一 般			其 他		
	眩 晕	头 痛	震 颤	失 去 知 觉	视 觉 障 碍	恶 心	呕 吐	腹 泻	便 秘	胃 痛	疼 痛	呼 吸 困 难	咳 嗽	咳 血	鼻 病	发 痒	出 疹	生 疹 发 脓		体 弱 无 力	疲 劳
TV6							X											X			
TV7				X			X														
TV8							X														
LV1													X								
LV2					双 重 影 像	X B				X							X				牲 畜 死 亡, 人 没 有 死 亡
LV3						X						X									有 一 个 人 死 亡
LV4					双 重 影 像			X B		X						X					有 一 个 人 死 亡
LV5						X	X														有 两 个 儿 童 死 亡, 牙 齿 脱 落
LV6	X				无 法 看 见 东 西	X															无 法 睡 眠
LV7	X				感 到 眼 球 突 出	X B	X			X											

表 2. (续)

采 访 编 号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胃 肠 道			呼 吸 道				皮 肤			一 般			其 他				
	眩 晕	头 痛	震 颤	失 去 知 觉	视 觉 障 碍	恶 心	呕 吐	腹 泻	便 秘	胃 痛	疼 痛	呼 吸 困 难	咳 嗽	咳 血	鼻 病	发 痒	出 疹		生 疹 发 脓	体 弱 无 力	疲 劳	发 烧
LV8		X			感 到 眼 球 出 突		X									X						
LV9					感 到 眼 球 出 突	X	X															马 匹 30 分 钟 之 后 死 亡, 有 一 家 人 死 亡, 植 物 死 亡
LV10		X			视 觉 模 糊	X	X <sub>B</sub>				X											离 开 化 学 物 质 有 25 码
LV11							X													X		有 一 个 年 老 的 妇 女 2 小 时 之 后 死 亡
LV12			X		视 觉 模 糊																	树 叶 洞 穿, 无 人 死 亡
LV13	X					X	X <sub>B</sub>			X		X			流 鼻 涕							树 叶 洞 穿, 手 腐 烂
LV14															流 鼻 涕							有 2 个 人 死 亡, 牲 畜 死 亡
LV15	X				视 觉 模 糊		X															
共 计	125	1	6	9	2	10	10	1	2	6	3	3	2	3	3	5	4	1	3	1	1	